

李曰剛

金源詩歌之流變

壹、緒言

貳、王室雅好

參、發展分期

(一)初葉(西元一一五一—一一六〇)

起訖——自太祖開國至海陵王正隆末，凡四十六年。

作家——①遼人入金者：王樞、魏道明、張通古、左企弓、虞仲文等。

②宋人入金者：宇文虛中、高士談、蔡松年、吳激、馮定國、施宜生、姚孝錫、朱自牧、

邊元鼎、王寂。

(二)中葉(西元一一六一—一二二三)

起訖——自世宗大定初至章宗泰和末，凡四十八年。

作家——蔡珪、黨懷英、王庭筠、元德明、劉迎、趙秉文、楊雲翼、王若虛、周昂、劉仲尹、郝天挺、

趙沨、張建等。

(三)末葉(西元一二〇九—一二三四)

起訖——自衛紹王大安初，至哀宗天興末亡國，凡二十六。

作家——劉益、麻九疇、雷淵、李純甫、李汾、李獻能、李獻甫、王元粹、趙元、史肅、龐鑄、

宋九嘉、王鬱、辛愿、元好古、李俊民、元好問、河汾八遺老。

肆、結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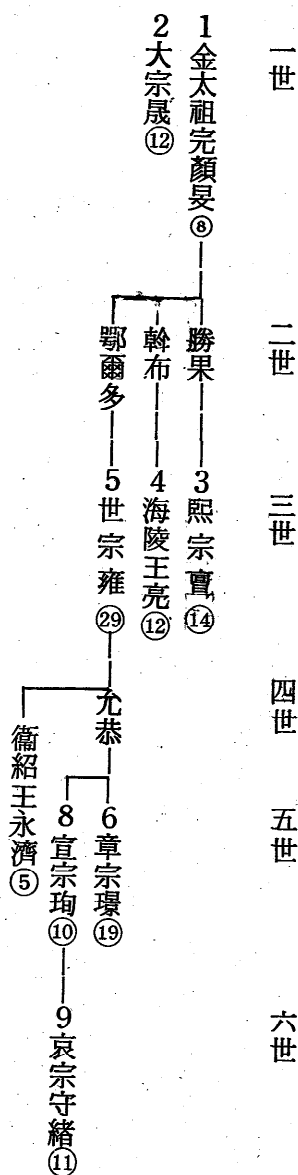
(2)

壹 緒 言

各代特色文學，無問三百篇、楚騷、漢魏辭賦、古詩、兩晉南北朝之樂府、駢文，乃至唐詩、宋詞、元曲、明清傳奇、小說，敘述其源流藝術者多矣，盈篇累卷，不一而足。而獨於「蔓草荒迷」之金源詩園，絕少涉獵，即有，非一鱗半爪，必粗枝大葉，寥寥片斷，語焉不詳，遑論整體而有系統之專著乎？其所以然者，蓋或由於尊華鄙夷之腐舊思想作祟，但非主要因素，作家專集大都佚失，歷代論著又獨稀少，鉤稽檢索，缺乏憑依，殆有以致之耳！筆者既有中國詩歌流變史之編撰，爲欲彌補此一闕憾，故不憚其煩難，多方搜討各有關書傳資料，於此金源統治下北國之詩歌文學，試作全盤之紹述，藉供有志研究斯文者之參考於萬一。

金爲東胡之別種，其先出靺鞨氏。本號勿吉，古肅慎地也。元魏時，勿吉有七部，唐初但有黑水靺鞨、粟末靺鞨，其他五部無聞。粟末靺鞨始附高麗，姓大氏，後爲渤海國稱王，傳十餘世，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。黑水靺鞨居古肅慎地，亦附高麗，嘗以兵十五萬助高麗拒唐，爲太宗敗於安市。開元中末朝，置黑水府賜其部長姓李氏名獻誠者爲都督刺史，置長史監之。其後服屬渤海、朝貢遂絕。五代後唐明宗天成年（西元九二六）契丹（後改稱遼）、太祖耶律阿保機滅渤海國改名陳丹，其扶餘府改置黃龍府，而黑水靺鞨亦附之，其地有混同江合於黑龍江又有長白山，所謂白山黑水是也。在江南者入契丹籍，號熟女真。在江北者不入契丹籍，號生女真，即金之前身也。始祖名函普，年六十餘，從高麗徙居松花江東完顏部，娶完顏部女，并得其資產，遂爲完顏部人，因以完顏爲姓，遞生德帝烏魯、安帝跋海、獻祖綏可、昭祖石魯、景祖烏古迺、世祖劄里鉢而至太祖阿骨打。阿骨打後改名晟，爲始祖之七世孫，世祖之第二子於宋徽宗政和三年癸巳（西元一一一三）繼其長兄康宗烏雅束襲位「都勃極烈」（猶漢云冢宰，內閣總理）。四年甲午叛遼大敗之。五年乙未（西元一一一五）稱帝，都會寧，謂爲上京（故城在今吉林省阿城縣西南，俗稱白城），國號金。（案：金別稱金源。元中書右丞相阿魯圖進金史表：「維此金源起於海裔。」金史地理志：「上京路，金之舊土也。國言金曰『按出虎』，以按出虎水發源於此，故名金源，建國之號，蓋取於此。」按出虎水即今吉林阿城縣之阿勒楚喀河，其水源在小白山附近，是爲金源。一說太祖以金不變不壞，最爲真實故建國號曰金云。）建元收國（西元一一一五）二年後改天輔（西元一一一七），又六年，傳位於其弟太宗吳乞買（改名晟，世祖第四子在位十二年），天會三年（即宋徽宗宣和七年西元一一二五）滅遼略宋定鼎燕京。四年陷汴京，五年執徽欽二帝北去，遣兀朮南下，七年立劉豫爲齊帝，與宋成南北對峙之局。熙宗合刺（改名亶，在位十四年）立，命兀朮襲執劉豫廢之，餌宋以河南、陝西地，宋稱臣，以淮爲界。奄有今東三省及黃河流域與蘇皖二省之淮北等地。中經海陵王亮、世宗雍、章宗璟、衛紹王允濟、宣宗珣，迄至哀宗守緒於天興三年（宋理宗端平元年）傳位於宗室承麟，自經死，爲蒙古所滅，承麟亦爲亂兵所殺。歷六世十主，凡一百二十年（西元一一一一—一二三四）。

金帝世次享祚表



貳 王室雅好

金之濡染漢族文化，較遼為盛。太祖滅遼，得遼人韓昉而用之，文物始見進步。太宗入汴，取經籍圖書，於是設庠序，定禮樂，皇帝祀孔廟，北面執弟子禮，諸王執經叩喏。又以詞賦、經義、策論、律科等取士，至熙宗合刺時幾已全盤漢化。諸帝如金主亮、世宗、顯宗、章宗等，皆雅好文學，長於詩文。

海陵王完顏亮（西元一二三——一二六一）字元功，本名迪吉，太祖長子，遼王宗幹第二子，初封岐王，為平章政事，頗知書，好為詩詞，出語崛強，恚恚有不為人下之意。弑其兄熙宗而篡位。天德四年（西元一二五二）冬，燕京新宮成，率文武百官自會寧府遷都於燕，貞元元年（西元一二五三）之夕張燈宴丞相以下於新宮，賦詩縱酒。一日發揚州，望江亭，指顧江山之勝，謂其下曰：「朕不入浙，誓不返國。」因改其亭曰不歸臺。蓋不歸之識，已先見之矣。正隆末，大舉伐宋，兵敗，還至瓜州，為叛兵所殺，大定降為海陵庶人。

萬里車書盡會同，江南豈有別疆封。屯兵百萬西湖上，立馬吳山第一峯。（南征至維揚望江左，一作題西湖圖）

岳珂桎梏：「金主居位時，好文辭猶不輟。將圖南牧，遣施宜生來賀天申節，隱畫工於中，使圖臨安之城邑及吳山、西

(4)

湖之勝以歸。既進繪事，大喜，矚然有垂涎杭越之想，亟命撤坐閒軟屏，更設所獻，而於吳山絕頂，貌己之狀策馬而立，題其上云云。」

世宗完顏雍（西元一二三三—一二八九），本名烏祿，太祖孫，睿宗子，嗜讀史籍，雅尚儒風。海陵南下，金人立帝於遼陽。海陵被弑，遂入燕，改元大定（西元一一六一），許宋和，為叔姪之國，禁國人譯為漢姓及學南人衣飾，躬節儉，重農桑，民皆安居樂業，在位二十九年。金史：「大定二十五年四月，帝幸上京，宴宗室於皇武殿，飲酒樂，羣臣父老起舞，上曰：『吾來故鄉數月矣，今迴期已近，未嘗有一人歌本（朝樂）曲者，汝曹來前，為汝歌。』乃命宗室子敘坐，面聽上歌曲。道祖宗創業艱難，及所以繼述之意。上既自歌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覩之語，悲感不復成聲，歌畢，泣下數行，右丞相元忠暨羣臣宗戚捧觴上壽，皆稱萬歲。」茲錄其本朝樂曲如下：

猗歟我祖，聖矣武元，誕膺明命，功光於天，拯溺救焚，深根固蒂。克開我後，傳福萬世，無何海陵，淫昏多罪，反易天道，荼毒海內，自昔肇基，至於繼體，積累之業，淪胥且墜。望戴所歸，不謀同意。宗廟至重，人心難拒，勉副樂推，肄予嗣緒，二十四年，兢業萬幾，億兆庶姓，懷保安綏。國家閒暇，廓然無事。乃眷上都，興帝之第。屬茲來游，惻然予思。風物減耗，殆非昔時。於鄉於里，皆非初始。朕自樂此；雖非昔時，朕無異視。瞻戀慨想，祖宗舊宇，屬屬音容，宛然如覩，童孺孺慕，歷歷其處。壯歲經行，恍然如故。舊年從游，依稀如昨。歡誠契闊，且莫嗟若。於嗟關別，云胡不樂！

顯宗完顏允恭，世宗雍第二子，初封楚王，大定二年立為皇太子，專心學問，燕閒觀書，乙夜忘倦。未即位，二十六年八月崩，其子章宗紹位，追諡十字帝號，而廟曰顯宗。

黃閣今姚宋，青宮舊綺園。繡絺歸里社，冠蓋畫都門。善訓懷師席，深仁寄壽尊。所期河潤溥，餘福被元元。（書右相琚生日之壽）

心與寥寥太古通，手隨輕籟入天風，山長水闊無尋處，聲在亂雲空碧中。（風等）

章宗完顏璟，小字福達葛，世宗第二子顯宗允恭之嫡子，母乃宋徽宗某公主之女，嗜好書畫，悉效宣和，字畫尤為逼真，金國之典章文物，惟明昌為盛。在位十九年。天資聰悟，詩詞多有可稱者。

五雲金碧拱朝霞，樓閣崢嶸帝子家，三十六宮簾盡捲，東風無處不楊花。（宮中絕句）

夜飲何所樂，所樂無喧譁。三杯淡醕醪，一曲冷琵琶。坐久香成穗，夜深燈欲花。陶陶復陶陶，醉鄉豈有涯。（命翰林待制朱瀾侍夜飲詩）

洛陽穀雨紅千葉，嶺外朱明玉一枝。地力發生雖有異，天公造物本無私。（雲龍川泰和殿五月牡丹）金色界中兜率景，碧蓮花裏梵王宮。鶴驚清露三更月，虎嘯疏林萬壑風。（仰山）

案：仰山在燕京西七十里，峯巒拱秀，中有平頂如蓮花，心旁有五峯，下多禪刹，章宗游幸有詩刻石云云。
金宗室中人才，亦不亞於遼之貴族。最有成就者，厥爲完顏璘；其次爲完顏匡與完顏奉國。

完顏璘（西元一一七二—一二三二），本名壽孫，字仲實，一字子瑜，興陵孫，越王永功長子，自號樗軒居士，少學詩於川朱瀾巨觀，學書於龍巖任詢君謨，有出藍之譽。文筆亦委曲，能道所欲言，文士如趙秉文、楊雲翼、雷淵而下皆雅重之。元遺山更讚爲「百年以來，宋室第一流人」。資性雅重，薄於世味，好賢樂善。明昌（西元一一九〇）以來，諸王法禁諸公子與外間交通，故璘得專力書史，讀通鑑三十餘遍，穿貫他書，考證同異，雖老於史學者不加也。家藏書畫頗富，幾與中秘等，客至，焚香煮茗，出書品評，風流蘊藉，使人樂之不倦。所居有樗軒及如庵，因以爲號。晚自刊其詩三百首，樂府一百首，號如庵小稿五卷，趙秉文序之行世。中州集錄詩四十首。

枯木寒灰亦自神，應緣來現昨公身。只緣苦愛東坡老，人道前身趙德麟。（自題寫真）

案：樗軒於宣宗時封胙國公，故云。

貧知囊底一錢無，老覺人間萬事虛。富貴儻來終作麼，勳名便了又何如？季膺未飽松江鱸，魯望將成笠澤書。自是杜門無客過，不關多病故人疎。（漫賦）

完顏匡，本名撒速，金世祖九世孫，充章宗教讀。金史：「顯宗命匡作睿宗功德歌，教章宗歌之。二十三年三月萬春節，顯宗命章宗歌此詩侑觴。世宗愕然曰：『汝輩何因知此？』顯宗奏曰：『臣伏讀睿宗皇帝功德，欲使兒子知創業之艱難，命侍讀撒速作歌教之。』世宗大喜，顧謂諸王侍臣曰：『朕念睿宗皇帝功德，恐子孫無由知，皇太子知追念作歌，以教其子，喜哉！盛事。朕之樂豈有量哉！卿等亦當誦習，以不忘祖宗之功。』命章宗歌數四，酒行極歡，乙夜乃罷。」

我祖睿宗，厚有陰道。國祚有傳，儲嗣當立。滿朝疑懼，獨先啓策。徂征三秦，震驚來赴。富平百萬，望風奔仆。
靈恩光被，時雨春暘；神化周浹，春生冬藏。（睿宗功德歌）

案：睿宗，金太祖子，名宗堯，初名宗輔，本名訛里朵。天會間爲右副元帥，敗宋兵於淄州。克大名府，平河北，又敗張浚於富平，定陝西，還至瀉州卒。追封懿王，世宗追尊廟號睿宗。

完顏奉國，官華州防禦使。蒲城志：「奉國練軍太華山陰，有書蒲城壁詩云云。」

閱兵肄武躍驂騑，仰視蓮峯潤碧流。縱是邊陲狼燼滅，暫喧鉦鼓角聲幽。如貔似虎威風銳，積玉堆藍爽氣浮。木老君恩須重報，終焉更卜隱巖陬。（書蒲城壁）

(5)

叁 發展分期

金之詩歌文學可分爲三時期述之：

(一)初葉(西元一一五一—一一六〇)

初葉，爲文學第一期，凡四十六年。最初十餘年文學無甚可述。迨滅遼與北宋之後，遼宋文人爲其羅致者甚多，奉使之士有文名者，每羈留而不遣，成執而不殺，強迫官之。其遭遇與梁之庾信相似，故發爲詩篇，自然滿含國仇家恨與離鄉背井之思。遼人入金之能詩者，但有王樞、魏道明、張通古、左企弓、虞仲文。

王樞、字子慎，良鄉人，遼日登科後，仕金直史館。錄三河道中七絕一首：

十載歸來對故山，山光依舊白雲閒；不須更讀元通偈，始信人間是夢間。

魏道明，字元道，易縣人，遼天慶中第進士，累官至安國軍節度使，晚居雷溪，自號雷溪子，有鼎新詩話。錄佛巖寺七律一首：

虎谷西垠北口南，橫橋過盡見松庵。舊遊新夢猶能記，般若眞如得偏參。霜圃擷蔬充早供，石泉煮茗薦餘甘。殘年便擬依僧住，過眼空花久已諳。

張通古，字樂之，易縣人，第遼天慶二年進士，仕金至平章政事，封曹王。錄靈壁寺五言排律一首：

萬壑千巖裏，林開一徑深。數年勞想望，此日快登臨。勝境情難盡，危塗力不任。樓臺相映抱，松柏自蕭森。花散諸天雨，燈傳古佛心。鶴泉寒漱玉，園地舊鋪金。石磴崎嶇上，桃谿窈窕尋。淵明能止酒，叔夜況携琴。所恨無長暇，徒勤惜寸陰。清宵誰我伴，乘興但孤斟。

左企弓，字君財，薊州人，中遼進士，知樞密院事，降金，守太傅中書令，金太祖既定燕，從初約以與宋人，企弓獻詩有「君王莫聽捐燕議，一寸山河一寸金」之句。

虞仲文，字質夫，武州寧遠人。第遼進士，仕爲遼相降金，授樞密使，封秦國公。四歲有賦雪花詩：

瓊英與玉藥，片片落前池。問著花來處，東君也不知。

宋人入金之能詩者則有宇文虛中、高士談、蔡松年、吳激、馬定國、施宜生、姚孝錫、朱自牧、邊元鼎、王寂等人，而蔡松年、吳激挾遼學北行，遂盛行於金，開一代之盛。

宇文虛中(西元一一一四—一一四六)，字叔通，成都華陽(一作益州廣都)人，宋徽宗大觀三年(西元一一〇九)登進士第，歷

官州縣，入爲中書舍人、國史編修官。童貫等謀引女真夾攻契丹，以虛中爲參議官，虛中以廟謨失策，主帥非人，上書切諫不聽。終至宋室南渡。高宗建炎二年即金太宗天會六年（西元一一二八）以資政殿學士充祈請使至金見留，仕爲翰林學士，知制誥，兼太常卿，封河內郡開國公。號爲「國師」，尋又遷禮部尚書。金人每欲南侵，輒飾詞諫阻。令南北議和，大母獲歸，往往皆其力也。在金嘗作「滿腹詩書漫古今」云云七律三首，所謂「人生一死渾閑事」等語，豈李陵所謂「欲一效范蠡、曹沫之事」？皇統六年（即宋紹興十五年乙丑，西元一一四六）八月間果謀欲挾欽宗南歸，前五日爲人告變，虛中覺有警，急發兵直至金主帳下，金主幾不能脫，遂爲所擒，全家焚死。淳熙初宋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諡肅愍。有集行世，中州集錄詩五十首。

北徂春事休嗟晚，三月尙寒花信風，遙憶東吳此時節，滿江鴨綠弄殘紅。（棠棣）

老畏年光短，愁隨秋色來，一持旌節出，五見菊花開，強忍猿淚，聊浮綠盃，不堪南向望，故國又叢臺。（又和九日）

去國忽忽遂隔年，公私無益兩茫然。當時議論不能固，今日窮愁何足憐！生死已從前世定，是非留與後人傳！孤臣不爲沈湘恨，悵望三韓別有天！（已酉歲書懷）

滿腹詩書漫古今，頻年流落易傷心。南冠終日囚軍府，北雁何時到上林。開口催顏空抱朴，脅肩奔走尙腰金。莫邪利劍今安在？不斬姦邪恨最深！

遙夜沈沈滿幙霜，有時歸夢到家鄉。傳聞已築西河館，自許能肥北海羊。回首兩朝俱草莽，馳心萬里絕農桑。人生一死渾閑事，裂眚穿胸不汝忘！

不堪垂老尙蹉跎，有口無辭可奈何？強食小兒猶解事，學妝嬌女最憐他。故衾魂見霑秋雨，短褐寧忘折海波。倚杖循環如可待，未愁來日苦無多。（在金日作三首）

窮愁詩滿篋，孤憤氣填膺。脫身枳棘下，顧我雪窖中。竟日朋盍簪，論文一樽同。翻然南飛燕，卻背北歸鴻。人生悲與樂，倚伏如張弓。莫言竟憤憤，作書怨天公！（鄭下趙晦光道，與余有十五年家世之舊，守官代郡之崞縣，聞余以使事羈留平城，與諸公相從，皆一時英彥。遂以應舉自免去，駕短轅，下澤車，驅一僮二驢，扶病以來相聚，凡旬日而歸，感念存沒，至歎泣不能自己，因各題數句，而余爲之敘。）

高士談（西元？——一四六），字子文，一字季默。宣和末，任忻州戶曹，入金爲翰林直學士。皇統初，字文虛中起事失敗，繫獄。金人以其家多藏中國圖書爲謀反之證，虛中歎曰：「死自吾分，至於圖籍，南來士大夫家例有之，喻如高待制談圖書尤多於我，豈亦反邪？」有司承風旨，并眞士談極刑，時論冤之。士談身雖仕金，心不忘宋，詩有「旅迹何時定，歸心不厭南。」「淚眼依南斗，難忘故國情。」又詠棠棣云：「流落孤臣那忍看，十分深似御袍黃。」題禹廟云：「可憐風雨胼胝苦，後世山河屬外人。」均爲其痛苦心情之流露。有蒙城集行於世。中州集錄詩三十首。

來時官柳萬絲黃，去日飛毬滿路傍。我比楊花更飄蕩，楊花只有一春忙。（楊花）

鼓角邊城暮，關河古塞秋。淵明方止酒，王粲亦登樓。搖蕩傷殘歲，棲遲憶故邱。乾坤尚傾仄，吾敢歎淹留。（秋興）

登臨酒面洒清風，竟日憑闌興未窮。殘雪樓臺山向背，夕陽城郭水西東。客情到處身如寄，別恨他時夢可通。自歎不如華表鶴，故鄉常在白雲中。（晚登遼海亭）

蔡松年（西元一一〇七——一一五九），字伯堅，真定人。父靖，守燕山，宣和末，降金，因辟松平爲令史。海陵王時，官至尙書右丞相，封衛國公。鎮陽別業有蕭閑堂，自號蕭閑老人。薨，諡文簡。文詞清麗，尤工樂府，與吳激彥高齊名，號吳、蔡體。有集行世。二子珪字正甫，璋字特甫，俱第進士，時稱文章家。中州集錄詩五十九首。

雨餘岳石古苔青，松裏珠璣萬業明。渺渺綠蛙看鷺立，深深青櫺有蟬鳴。（高昌館道中）

歸因不早計，歲月易云徂。但要追蓮社，何須賜鏡湖。簿書欺俗吏，繩墨守愚儒。安得如嵇阮，相從與不孤。（閑居漫興）

冰簟風簾千柱宮，月華清浸雪芙蓉。誰教賸馬三千里，好在行雲第幾峯。酒市烏紗懷李白，仙人鶴氅看王恭。拍浮花裏知恩否，寄與新詩洗醉悰。（寄王仲侯）

吳激（西元？——一四二），字彥高，自號東山，建州人。爲米芾之婿，工詩能文，字畫俊逸，得芾筆意。尤精樂府，造語清婉，哀而不傷，與蔡松年齊名。使金，以知名見留，官翰林待制，皇統二年出知深州，到官三日卒。有東山集并樂府行于世。

中州集錄詩二十五首。

錦里春風徧海棠，別時無計奈紅芳。山中桃李渾疑晚，猶有殘花斷客腸。（山中見桃花李花）

旅食空彈鋏，歸休合掛冠。煙塵榆塞遠，風雨麥秋寒。巢燕長如客，鳴蛙不屬官。柴門江漲到，落日下漁竿。（述懷）

豈有涓埃補盛明，強扶衰病則豪英。夜窗燈火青相對，曉鏡鬢鬢白幾莖。年去年來還似夢，江南江北若爲情。石田茅舍君家近，借與林泉送此生。（秋夜）

馬定國，字子卿，荏平人，少日志趣不凡，官政末（西元一二二五）題詩酒家壁，有云：「蘇黃不作文章伯，童蔡翻爲社稷臣，三十年來無定論，到頭姦黨是何人？」坐譏諷得罪，亦用是知名。僞齊劉豫阜昌初（紹興元年，西元一一三一），遊歷下亭，以詩感僞齊王豫，豫召與語，大悅，授監察御史，仕至翰林學士。嘗著石鼓辨萬餘言，引據甚明，學者以比蔡珪之燕王墓辨。初學詩時未有入處，夢其父與方寸白筆，從此文章大進，自號齊堂先生，有齊堂集行世。中州集存詩三十一首。

結髮遊荆楚，勞心惜寸陰。草長春逕窄，花落曉煙深。穀旱惟祈雨，年飢不問金。三齊雖淡薄，留此亦何心！（客懷詩）

狂風作帚掃春陰，投宿田廬話古今。尊俎只如平日事，干戈方識故人心。淒涼一樹梅花發，迤邐千門柳色深。天子蒙塵終不返，酒酣相對淚沾襟。（宿田舍）

施宜生（西元？——一六〇），字明望，初名達，字必達，邵武人，一作浦城人。屢舉不第，變姓名爲傭保者三年。宋政和四年（西元一一一四）登進士第，宣和末（西元一一二五）擢第一，爲潁州教官，秩滿而歸，時范汝爲爲寇，據建城，執陷賊黨。韓世忠討平賊，捕達發臨安獄，逃脫，乃變衣易姓名「方人也」，爲僧行入北界，易名宜生，廷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，海陵召爲翰林直學士，遷翰林侍講學士。正隆四年（西元一一五九）冬爲宋賀正使。宋命張燾館之都亭，因問以首丘諷之，宜生意動，爲廋語道：「今日北風甚勁！」又以筆扣几道：「筆來！筆來！」於是宋始微。使還，其副使耶律闌離刺以聞，坐是烹死。其爲民族犧牲之慘烈，足與宇文虛中並傳，而後人以其身既仕金，又爲宋謀議之，如楊運泰筆來歌是也，未免迂腐。宜生工詩，初在潁州日，從趙德麟游，頗得蘇門沾溉。自號三住老人（遼金元藝文志作三桂老人），有集傳世，中州集但錄詩四首，金詩紀事則錄詩十一首。

懸崖斷壑少人蹤，只合先生臥此中。漢業已無一坏土，釣臺今日幾秋風。（嚴子陵釣臺二首錄一）

感事傷懷誰得知，故園閒日自暉暉。江南地暖花先發，塞北天寒遲燕歸。夢裏江河依舊是，眼前阡陌似疑非。無愁只有雙

蝴蝶，解趁殘紅作陣飛。（感春詩）

君子雖窮道不窮，人生自古有飄蓬。文章筆下千堆錦，志氣胸中萬丈虹。大抵養龍須是海，算來棲鳳莫非桐。山東宰相山西將，莫把前功論後功。（題壁）

姚孝錫（西元一〇九七——一一七九左右），字仲純，號醉軒，豐縣人。約生於宋哲宗紹聖末，約卒於孝宗淳熙六年，年八十三歲。政和四年（西元一一一四）登科，官代州兵曹，金兵入雁門，州將議以城降，官屬畏怯，投死無所，孝錫投牀大罵，略不爲意。帥府就注五臺簿，未幾移疾去，因家五臺。善治生，州境歲饑，出家所藏粟萬石賑之，多得活。中年以後，以家事付諸子，放浪山水間，詩酒自娛。喪亂以來，止存律詩五卷而已。次冠卿韻云：「節物後先南北異，人情冷暖古今同。」溪墅早春云：「久客交情諳冷暖，衰年病骨識陰晴。」感懷云：「玄晏先生常抱病，子山終日苦思歸。」古詩尤有高趣，恨不復見矣。著有雞肋集，中州集錄詩三十六首。

少易成歡老易傷，壯遊垂白未還鄉。煙塵無復音書到，魂夢猶疲道路長。爆竹又驚新薦歲，屠蘇空憶舊傳觴。年年此日遙相憶，鴻雁何時續斷行。（歲晚懷二弟）

彈鋏憑誰聽客歌，震雷那復化魚梭。梳頭白雪驚新有，障眼玄花比舊多。鄉間阻兵猶斷絕，羈懷憑酒暫消磨。不須更問今朝客，門外元無雀可羅。（感白髮）

雲散交情薄，某翻世態新。山容猶帶臘，鳥語已回春。節物驚心遽，丘園入夢頻。東風如解語，端笑未歸人。（春日書懷）
朱自牧，字好謙，棣州厭次人。皇統中進士，大定初（西元一一六一）以同知晉寧軍事，卒官。能詩，以句法工緻著稱。中

(10) 州集錄詩二十首。

牢落衰年病轉侵，醫編藥裏廢閑吟。臥銷白日塵侵履，起對青銅雪滿簪。霜後癡癡看老態，天邊倦鳥識歸心。維摩不出文殊去，門巷蕭條翠藓深。（病起書事）

莫將官況說葭蘆，一味蕭條稱鄙夫。老圃不禁蔬代肉，樵丁還喜炕連厨。兒音半已歸秦晉，鄉信無因接魯吳。三見秋風落庭樹，年年歸意負尊罍。（晉寧感興）

邊元鼎，字德舉，豐州人，十歲能詩，與兄元勳、元恕俱有時名，號「三邊」。天德三年（西元一一五一）第進士，以事停銓。世宗即位，張太師誥表薦供奉翰林，出爲邢州幕官，復坐誣累，遂不復仕進。德舉資稟疎俊，詩文有高意，時輩少及。州集錄詩四十二首。

春風走塵沙，鳥語滿京國。東皇發潛潤，土木變顏色。桃李爭嫵媚，白紅姁容飾。唯有松柏姿，依然蔽崖黑。（早春）

牆外青山半在樓，山村盡晚雨脩脩。旆裘臃腫無餘事，尊酒飄零又一秋。學得屠龍無用處，祇知畫虎反成羞。回頭爲向淵魚道，鴻鵠而今不願游。（村舍二首錄其二）

客思逢春易感傷，不堪殘淚愛家鄉。離親恍惚來千里，餬口淒涼在四方。羞向孫劉圖富貴，浪從李杜學文章。官街坐對黃昏月，半屋清燈滿地霜。（客思）

王寂（西元一一二七——一九三左右）字元老，蘇州玉田人。約生於金太宗天會五年，約卒於章宗明昌中，年六十七歲。天德二年進士。於世宗大定二年，爲太原祁縣令，十五年嘗奉使往白晝治獄，十七年以父艱歸。明年起復，復定少尹兼河北西路兵馬副都總官，遷通州刺史兼知軍事，又遷中都副留守，二十六年多由戶部郎出守蔡州，二十九年被命提點遼東路，刑獄。章宗明昌初（西元一一九〇）召還，終於中都路轉運使之職，莊仲方金文雅稱其詩文清拔，堪爲漳南（王若虛）莊靖（李俊民）二家之先導。其詩之警句如：「落日楓雲魚尾赤，斜風捲水穀紋生。」（渡滬舟中小酌）「所恨輕微經歲久，莫辭始坐待更深。」（中秋待月）「五年風雪黃州閭，萬里關河渭水秋。」（留別郭熙民）七古如題張信道所藏李元素淮山清曉圖，更可見其夏夏獨造之氣概。著有拙軒集及北遷錄。今北遷錄失傳，拙軒集收入四庫全書別集類。四庫提要謂：「寂詩境清刻鑠露，有夏夏獨造之風。古文亦博大疏暢，在大定明昌間卓然不愧爲作者。」中州集謂：「元老專於詩，詩固佳，恨其依倣蘇才翁太甚耳。」錄詩七首。

吾愛吾廬事事幽，此生隨分得優游。窮冬夜話蒲團暖，長夏朝眠竹簟秋。一榻蠹書閑處看，兩盂薄粥飽時休。紅旗黃紙非吾事，未羨元龍百尺樓。（易足齋）

宮亭湖神感且通，往來送客能分風。廣德王祠禱輒應，重樓翠阜浮霜空。我行擬上覽華島，香火遍走青蓮宮。中流未濟成齟齬，船頭西向旗脚東。雲奔霧湧白浪捲，一葉掀舞洪濤中。平生止行類如此，憑仗願有信與忠。嘗聞主海尊位置，顧豈

變化難爲功。指呼蚊蜃掃陰翳，天水萬里磨青銅。解維轉柁飽帆腹，雙槳不舉迫驚鴻。茲遊政要債素願，勿使坐歎詩人窮，投文再拜瀝微懇，爲我寄語白龍翁。（覺華島）

案其詩引略云：「予自少時即聞遼東覺華島爲人間佳絕處，凡道經海上，未嘗不駐鞍極望，久不能去。大定乙未之秋，仲月十有四日，予自白晝審理冤獄歸，投宿龍宮下院，謀老宿期一往焉。明日登舟行，未幾半，風濤掀簸，舟人爲之變色，於是收帆弭楫維石於北渡。乃割牲醴酒，投是詩以禱之，遂復鼓枻以進，已風停浪靜，天水湛然，極目萬里，恍然如坐大圓境中，指顧之間，已登彼岸。舟僧大德者謂予曰：『正直動山鬼，詩句起鰲龍』者，信不誣矣。」予笑曰：如二公者，千古仰之，猶太山北斗，豈庸人末士所可擬哉！是必憐其勤而報以誠也。」

（二）中葉（西元一一六一—一二〇八）
自金世宗完顏雍大定初即位，至章宗完顏景泰和未晏駕，爲金之中葉，凡四十八年。金主亮南侵失敗，國中元氣大傷，世宗乃對宋議和，與民休息，家給人足，世號「小堯舜」。章宗承世宗治平局面，正禮樂，修刑法，制典章，文物粲然大備，故大定、明昌之間，詩人輩出，爲金代文學最盛時期。蓋南北偏安局勢已定，民族衝突漸趨緩和，詩風已缺乏前期鄉國之思與戰亂之感，而多自然景物之吟詠。其代表作家以蔡珪、黨懷英、王庭筠、元德明、劉迎、趙秉文、楊雲翼、王若虛、周昂等爲最著。劉仲尹、郝天挺、趙淵、張建等次之。

蔡珪（西元？——一七四），字正甫，號無可，真定人，大丞相蔡松年之子。七歲賦菊詩，語意驚人。天德三年（西元一一五一）進士，不赴選調，求未見書讀之，其辨博爲天下第一。歷官戶部員外郎兼太常丞。制度損益，多所裁定。大定十四年（西元一一七四）由禮部郎中出守瀛州，道卒。珪以文學著名，多識古今奇字，著作頗多。元遺山謂：「國初文士如宇文太學、蔡丞相、吳深州等，不可不謂爲豪傑之士，然皆宋儒，難以國朝文派論之。故自正甫爲正傳之宗，黨竹谿次之，禮部閑閑公又次之。自蕭戶部眞卿倡此論，天下迄今無異議云。」著有續歐陽文忠公集錄金石遺文六十卷，古器類編三十卷，補南北史志書六十卷，水經補亡四十篇，晉陽志十二卷，金石遺文跋尾十卷，燕王墓辨一卷，中州集錄詩四十八首。

陌上歌聲枕上聽，秋千梧影兩亭亭。春風三月正花好，曉日一竿初酒醒。（暮春）

扇底無殘暑，西風日夕佳。雲山藏客路，煙樹記人家。小渡一聲櫓，斷霞千點鴉。詩成鞍馬上，不覺在天涯。（雷川道上）
幽州北鎮高且雄，倚天萬仞蟠天東。祖龍力驅不肯去，至今鞭血餘殷紅。崩崖暗谷森雲樹，蕭寺門橫入山路。誰道營丘筆有神，只得峯巒兩三處。我方萬里來天涯，陂陀繚繞昏風沙。直教眼界增明秀，好在風光日夕佳。封龍山邊生處樂，北山之間亦不惡。他年南北兩生涯，不妨世有楊州鶴。（醫巫閭）

黨懷英（西元一一三四——一二一一），字世傑，號竹溪，其先馮翊人，父純睦爲泰安錄事參軍卒官，妻子不能歸，遂爲奉符人。少穎悟，日授千餘言，與辛棄疾同師亳州劉巖老，號「辛黨」。辛南歸，而黨仕於金。懷英屬應舉不第，遂脫略世務，放浪

(12)

山水間，以詩酒自娛。大定十年（西元一二七〇），擢進士甲科，累官翰林待制，兼同修國史，出爲泰定軍節度使，爲政寬簡，不言而人化，召爲翰林學士承旨，致仕，終於家，年七十八，諡文獻。懷英工書，尤長於詩。趙秉文所撰墓志，謂：「公之文似歐公，不爲尖新奇險之語，詩似陶謝，奄有魏晉，篆籀入神，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。」又曰：「本朝百有餘年間，以文章先稱者，皇統間字文公，大定間無可蔡公，明昌間則黨公。於時趙黃山（渢）、王黃華（庭筠）等俱以詩翰名世，至論得古人之正派，猶以公爲稱首。」懷英嘗論詩云：「律詩最難工，五十六字皆如聖賢，中有一字不經爐錘，便如屠沽兒廁其間也。」有竹溪集傳于世。中州集錄詩六十五首。

暖風遲日弄春晴，渾似龍眠畫裏行。沙路半隨堤尾曲，幾家桃李鵲鳩鳴。（白莊道中）
病眼花生紙，羈懷棘遶牆。挑燈簷溜急，到枕漏聲長。響徹雞埭曙，寒迎雁背霜。淒涼三徑菊，無夢到壺觴。（次文孺韻）
。貢院中唱和）

脫葉蕭蕭山木稠，連檣飄汎海蓬秋。浪回响島鴻夷舞，雲暗蒼梧帝子愁。欲往未行淹僕馬，乍來還去羨鷗鷺。景疏樓下無邊水，暫濯塵襟可自由。（响山驛亭阻雨）

自注：「東海地名。蒼梧舊說云：此島自蒼梧浮來。又州有景疏樓。」

王庭筠（西元一一五一—一二〇二），字子端，河東（一作熊岳）人。生於海陵王天德三年，卒於章宗泰和二年，年五十二。（金史本傳亦作卒於泰和二年，年僅四十七，中州集同。此從三續疑年錄據遺山集黃華墓碑。）生末期，識十七字，七歲學詩，十一歲能賦全題。大定十六年（西元一一七六）進士，文采風流，照映一時，累官至翰林修撰。平生愛山水，卜居彰德，讀書黃華山，自號黃華山主。其詩格律深嚴，七言長篇尤工險韻，元好問謂其詩文有師法，高出時輩之右；字畫學米元章，其得意處頗能似之。著有文集四十卷及叢辨十卷。中州集錄詩二十八首。

極目江湖雨，連陰甲子秋。青燈十年夢，白髮一扁舟。（憶瀨川）

竹影和詩瘦，梅花入夢香。可憐今夜月，不肯下西廂。（絕句）

笑我迂疎觸禍機，嗟君底事入圓扉。落花吹濕東風雨，何處茅簷不可飛。（獄君見燕）

世事雲千變，浮生夢一場。偶然攜拄杖，來此據胡牀。有雨夜更靜，無風花自香。出門多道路，何處覓亡羊。（書西齋壁）
隔竹微聞鐘磬音，牆頭脩綠冷陰陰。山迎初日花枝靚，寺裏清潭塔影深。吾道蕭蕭三已仕，此行衰病獨登臨。簡書催得匆匆去，暗記風煙擬夢尋。（超化寺）

元德明（西元一一五六—一二〇三），太原秀容人，唐禮部侍郎次山之後。自幼嗜讀書，口不言世俗鄙事，爲人誠實樂易，洞見肺腑，布衣蔬食，處之自若。貧人負債，往往折券以貸之。累舉不第，放浪山水間，飲酒賦詩以自適，終於家。楊叔玉所撰

元東岳墓誌稱：「先生作詩不事彫飾，清美圓熟，無山林枯槁之氣。居東山福田精舍，首尾十五年，東岳其自號也。」有東岳集三卷，離亂喪失，今所存者，特長子好古及門生輩所記憶者耳。中州集附錄其古律詩四十首。

十日山中雨，今朝見夕陽。乾坤覺清曠，草棘有輝光。竹影搖殘滴，松聲送晚涼。南窗聊自適，無用說羲皇。（雨後）

鳳凰聞說似天壇，北去南來馬上看。想得松濤滿山谷，秋風無際海波寒。（鳳凰山，在雁門）

少有吟詩癖，吟來欲白頭。科名不肯換，家事幾曾憂。含咀將誰語，研磨若自讐。百年閑伎倆，直到死時休。（詩）

春山寂寂掩禪扉，復嶺盤盤入翠微。布韞青鞋供勝踐，粥魚齋鼓薦玄機。日烘幽徑綠煙暖，風定曉枝紅雨稀。曾是西堂讀書客，不應啼鳥也催歸。（寒食再遊福田寺）

山中三月山桃開，紅霞爛漫無邊涯。山家藏春藏不得，落花流水人間來。憶昔携家竄岩谷，秦人半向長城哭！回頭塵土失威陽，繪戈徒勞羨鴻鵠。冬裘夏葛存大朴，小國寡民皆樂俗。晝永垣籬雞犬閑，春晴門巷桑榆綠。漁郎偶到本無心，仙境何緣得重尋。今日武陵圖上看，唯見雲林深復深。（桃源行）

劉迎（西元？——一八〇）字無黨，自號無誣居士，東萊人。初以蔭試部掾。大定十三年（西元一一七三），用薦書對策，爲當時第一。明年登進士第，除幽州府記室，改太子司經，顯宗（世宗第二子允恭）特親重之。二十年從駕涼陁，以疾卒。所著詩文樂府，號山林長語，章宗詔國學爲之刊行。中州集錄詩七十六首。

桃李香中八九家，青旗高挂綠楊斜。曉來風色渡頭急，滿地蕭蕭楊白花。（河橋）

筆端奇處發天藏，事遠懷人涕泗滂。餘子風流空魏晉，上人談笑自羲皇。折腰五斗幾錢直，去國十年三徑荒。安得一堂重寫照，爲公桂酒瀉蕉黃。（題歸來圖）

淮安城郭眞虛設，父老年前向余說。築時但用雞糞土，風雨即摧乾更裂。祇今高低如堵牆，舉頭四望青茫茫。不知地勢實衝要，東連鄂渚西襄陽。誰能一勞謀永逸，四壁依前護磚石。免令三歲二歲間，費盡千人萬人力。（修城行）

趙秉文（西元一一五九——一二三二），字周臣，號閑閑道人，磁州滏陽人。生於金海陵王正隆四年，卒於哀宗天興元年，年七十四。幼穎悟，讀書若夙習，大定二十五年（西元一一八五）進士，應奉翰林文字。興定初（西元一二一七）累拜禮部尙書兼侍讀，同修國史，知集賢院。哀宗即位，改翰林學士。總計閑閑公仕五朝（世宗、章宗、衛紹王、宣宗、哀宗），官六卿，皆能勗君以道，自奉如寒士。興定改元正月，京師戒嚴，公以時事爲憂，雖食息寢不能忘，每聞一事可便民，一士可擢用，大則拜章，小則爲當路者言，殷勤鄭重不能自己，終是致疾不起。公自幼至老，未嘗一日廢書，著作甚多，有易叢說十卷、中庸說、揚子發微、文中子類說、南華略釋、列子補注各二卷、太玄箋贊六卷、又刪集論語、孟子解各十卷，資暇錄十五卷，生平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，其在金之學術地位，宛如歐陽修之在北宋，歸然爲一代宗主。元遺山閑閑墓銘云：「自宋以後百年，遼以來

三百年，若黨丞旨世傑（懷英）、王內翰子端（庭筠）、周三司德卿（昂）、楊禮部之美（雲翼）、王延州從之（若虛）、李右司之純（純甫）、雷御史希顏（淵），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；若夫不汨於利祿，不溺於時俗，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禍福之學自任，沈潛乎六經，從容乎百家，幼而壯，壯而老，怡然渙然，之死而後已者，惟我閑公一人。」又曰：「公究觀佛老之說，而皆極其指歸，嘗著論以爲害於世者其教耳。又其徒樂從公樂，公亦嘗爲之作文章，著神誌詩頌甚多，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及二家者不在也。」中州集錄詩六十二首。

冷暈侵殘燭，雨聲在深竹，鷺鳥時一鳴，寒枝不成宿。（和韋蘇州秋齋獨宿）

無數飛花送小舟，蜻蜓歛立釣絲頭，一溪春水關何事？皺作風前萬疊愁。（春遊三首錄一）

波淨影逾白，霜清鳴更哀。乾坤雙鬢老，風雪一聲來。林迴隱猶見，天長去復回。物情嫌太潔，莫使羽毛摧。（白雁）

月暈曉圍城，風高夜斫營。角聲寒水動，弓勢斷鴻驚。利鏃穿吳甲，長戈斷楚縷。迴看經戰處，慘澹暮寒生。（廬州城下久雨新晴散痺頑，一軒涼思坐中間。樹頭風寫無窮水，天末雪移不定山。宦味漸思生處樂，人生難得老來閑。紫芝肩宇何時見？誰與嵩山共往還。（寄裕之））

貧賤豈不苦，仰慕冥鴻飛。富貴豈不樂，乃有黃犬悲。苦樂各異趣，嗜好從所依。我欲作九原，獨與淵明歸。挂冠不待年，況此齒髮衰。遙醉一盃酒，毋令寸心違。（和淵明飲酒九首錄二）

天風吹河漢，明月懸清光，清光不可掇，流影入杯觴。吸此風露魄，洗我冰炭腸，向來功名心，一笑雪沃湯。人生幾中秋，彈指三萬場，胡爲置熱惱，不使心清潔。此心如秋月，虛明洞八方，此身萬化中，太山一毫芒，尙無物與我，何者爲彭觴，推琴黃葉落，矯首白雲翔，解衣一盤礴，清境墮渺茫。（中秋）

山前樹，今人看花昔人墓。昔人栽花待邀賓，花開墓上人何處？今年花盡復明年，今人復爲後人憐。酒澆墓上喫不得，留與飢鴉作寒食。（花下墓）

墓銘又云：「大概公之文出於義理之正，故長於辨析，極所欲言而止，不以繩墨自拘。七言長詩筆勢縱放，不拘一格，律詩壯麗，小詩精絕，多以近體爲之。至五言古詩，則沈鬱頓挫，學阮嗣宗，真浮簡澹，學陶淵明。以它文較之，或不近也。」遺山爲閑閑之門生，且爲當時文學大家，其評語自屬真知灼見，證諸潛水文集，不難得其髣髴。集中答李天英書云：「詩文之意當以明王道，輔教化，六經吾師也，可以一藝名之哉？賈誼、董仲舒、司馬遷、楊子雲、韓愈、歐陽修、司馬溫公，大儒之文也，僕未之能學焉；梁肅、裴休、晁迥、張無盡，名理之文也，吾師之。」與遺山所謂「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」相合。竹溪先生文集引云：「文以意爲主，辭以達意而已，古之人不尙虛飾，目事遺詞，形吾心之所欲言者耳，間有心之所不能言者，而能形之文，斯亦文之至乎！」準此主張，則亦遺山所謂「極所欲言而止，不以繩墨自拘」之旨趣也。集中和陶之詩特多，如和陶淵明擬古九首，和陶淵

明歸田園六首，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及傲陶淵明自廣等，又寄陳正叔有句云：「憑高一掬英雄淚，寄與窮途阮步兵！」俱又見其有意繼踵淵明，追攀嗣宗，雄才嚮往，受其影響，亦自然之勢也。

閑閑公之「師古」體認，固可於其作品中尋出痕跡，即告語友生之學詩文，亦強調須從摹擬而脫化。答李天英書不云乎？

足下之言「措意不蹈襲前人」一語，此最詩人妙處；然亦從古人中入，譬如彈琴不師譜，稱物不師衡，上匠不師繩墨，獨自師心，雖終身無成可也。故爲文當師六經、左丘明、莊周、太史公、賈誼、劉向、揚雄、韓愈，爲詩當師三百篇、離騷、文選、古詩十九首，下及李、杜，學書當師三代金石、鍾、王、歐、虞、顏、柳；盡得諸人所長，然後卓然自成一家。若揚子雲不師古人，然亦有擬相如四賦；韓退之唯陳言之務去，若進學解則客難之變也；南山詩則子虛之餘也。……太白、杜陵、東坡、詞人之文也，吾師其辭不師其意；淵明、樂天，高士之詩也，吾師其意不師其辭。

公學有本源，故能現身說法，指出寫作詩文之入手工夫。宜乎郝陵川推崇備至，其閑閑畫像云：「金源一代一坡仙，金鑾玉堂三十年，泰山北斗斯文權，道有師法學有淵。」知哉斯言。

楊雲翼（西元一一七〇—一二二八），字之美，樂平人，生於金世宗大定十年，卒於哀宗正大五年，年五十九。明昌五年（西元一一九四）經義進士第一人，詞賦亦中乙科。天資穎悟，博通經傳，至于天文、律曆、醫卜之學，無不臻極。評者以爲百餘年來，士大夫身備四科者，惟公一人而已。事母孝，與人交，款曲周密，處事詳雅，而能以大節自任。元遺山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云：「文章與閑閑公齊名，世號『楊趙』，高文大冊，皆出其手，典貢舉三十年，門生半天下，而對獎借後進，初不以儒宗自居。」宣宗頻歲南伐，時相皆避嫌不敢言，獨雲翼直言極諫。興定末（西元一二二一），拜吏部尚書，終於翰林學士，諡曰文獻。著述甚多，有文集若干卷，中州集存詩二十一首。

水連深竹竹連沙，村落蕭蕭已暮鴉。行盡畫圖三十里，青山影裏見人家。（蔡村道中）

中朝人物謫仙才，金節煌煌使夏臺。得句逢人唾珠玉，揮毫落紙散瓊瑰。一封書貸揚州牧，半夜雷轟蘆福碑。窮達書生略相似，滿頭風雪卻回來。（戲贈閑閑）

庶齋老學叢談：「金朝學士趙秉文使西夏，中途聞夏主殂而回。楊尙書之美以詩戲之云云。」

名利走朝市，山居良獨難，況復山中人，讀書不求官。東畝有佳致，書室方丈寬。彼美元夫子，學道如觀瀾。孔孟澤有餘，曾顏膏未殘。向來種德深，直與山根蟠。之子起其門，孤鳳翥羽翰。計偕聊爾耳，平步青雲端。謁來遊京師，士子拭目觀。禮部天下士，文盟今歐韓。一見折行輩，殆知平生歡。舞雩詠春風，期著曾點冠。五言造平淡，許上蘇州壇。我嘗讀子詩，一倡而三歎。世人非無才，多爲才所謾。高者足詆訶，下者或辛酸。吾子忠厚姿，不受薄俗漫。晴雲意自高，淵水深無端。他日傳吾道，政要才行完。會使茲山名，與子俱不刊。（李平甫爲裕之畫繫舟山圖，閑閑公有詩，某亦繼作）

王若虛（西元一二七四—一二四三），字從之，自號慵夫，學者又稱爲滹南先生，懷城人，生於金世宗大定十四年，卒於元太宗皇后稱制三年，年七十。幼穎悟，擢承安三年（西元一二九七）經義進士，歷管城、門山二縣令，皆有惠政，因薦入爲國史院編修官，著作佐郎。正大初，章宗、宣宗實錄成，遷平涼府判官。金亡，北歸鎮陽，與劉郁等東遊泰山，憩於黃峴峯之萃美亭，談笑而化。若虛少日師其舅周昂、德卿及劉正甫，得其論議爲多，博學強記，誦古詩至萬餘首，他文稱是。主文盟幾三十年，出入經傳，手未嘗釋卷。爲文不事雕篆，唯求當理，尤不善四六。元遺山謂其「文以歐蘇爲正脈，詩學白樂天，作雖不多，而頗能似之。」（內翰王公墓表）滹南天資樂易，負海內重名，而不立崖岸。滑稽多智，而以雅重自持，謀事詳審，出人意表，於中外繁劇無不堪任，直以投閑置散，故百不一試耳。有慵夫集及滹南遺老集傳于世。中州集存詩三十八首。

枉卻全家仰此身，書生那是治生人，百憂耿耿填胸臆，強作歡顏慰老親。（感懷）

身世飄然一瞬間，更將辛苦送朱顏，時人莫笑慵夫拙，差比時人得少閒。（慵夫自號）

甌生塵，瓶乏粟，北風蕭蕭吹破屋，入門四顧何悲涼，稚子低眉老妻哭。世無魯子敬，郭元振之眞丈夫。故應餓死填坑谷，蒼天生我亦何意，蓋世虛名食不足。爭如只使冗且愚，大腹便便食梁肉。（貧士嘆）

周昂（西元？—一二一一），字德卿，眞定人。年二十一擢第，釋褐南和簿，有異政，遷良鄉令，入拜監察御史。路鐸（字宣叔，官台諫，有直臣之風。爲詩溫潤精緻，有虛舟居士集傳世。）以言事被斥，昂送以詩，坐謫訕停銓，謫居東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，言事愈切，久之，爲龍州都督，以邊功復召爲三司判官。大安軍興，權行六部員外郎，出佐宗室承裕軍，失利，與從子嗣明同死于難。李純甫屏山故人外傳云：「德卿以孝友聞，又喜名節，藹然仁義人也。學術醇正，文筆高雅，以杜子美、韓退之爲法，諸儒皆師尊之。」嘗云：「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，可以驚四筵，而不可以適獨坐；可以取口稱，而不可以得首肯。」又云：「文章以意爲主，以字語爲役，主強而役弱，則無令不從。今人往往驕其所役，至跋扈難制；甚者反役其主，雖極辭語之工，而豈文之正哉！」（見金史文藝傳）有常山集，散亂後不復見之，賴其甥王若虛能記三百餘首，因得傳之。其詩頗有超脫之致。史稱元爲之序，謂其「有老杜句法」，蓋得之矣。中州集錄詩一百首。

煙抹平林水退沙，碧山西畔夕陽家。無人解得詩人意，只有雲邊數點鴉。（晚望）

環合青峯插劍長，小平如掌寄禪房。危闌半出雲霄上，秘景盡收天地藏。野濶羣山驚破碎，雲低滄海認微茫。九華藉甚因人顯，迴秀可憐天一方。（登綿山上方）

案綿山在今北平市北平縣東十五里，山上有綿山寺。

或爲孟，或爲鐘，人心自異山本同。天清雲遠望不極，小孤宛在江流中。潤之毛可筐筥，山之木可斤斧，唯有白雲高崔嵬，風吹不消自太古。峴山何奇，羊子所攀，東山何秀，謝公往還，今爾胡爲藉甚乎人間？吁嗟乎冷山。（冷巖行賦，冷巖

相公所居

劉仲尹，字致君，號龍山，蓋州人，後遷沃州（歸潛志作遼陽人）。正隆二年（西元一一五七）進士，以潞州節度副使召爲都水監丞卒。致君家世豪侈，而能折節讀書。詩學李賀，而參法涪翁，絕律樂府俱有蘊藉，所作「古漆井」、「苦夜長」等詩，頗具長吉風。有龍山集。中州集錄詩二十八首。

老來湖海愧陳登，只有頭鬢未是僧。坐對黃昏鐘鼓定，竹根吹火上吟燈。（一室）

利祿蝸涎壁，年華蟻夢槐。秋隨庭樹老，寒逐雁聲來。養性論三適，分愁詠七哀。閉門人客少，書籍遶牀堆。（秋盡）
刁騷短髮鑷還生，鏡裏形骸只自驚。睡枕食槃翻歲月，頭風股痺識陰晴。鳩棲任笑謀生拙，免簡難忘照眼清。不用煖爐公庫酒，試容擁被聽雞聲。（冬日）

赫天挺，字晉卿，陵川人，少有賦聲，早衰多病，厭棄名場，不復就舉。貞祐之兵避於河南，爲人有崖岸，耿耿自信，寧落薄而死，終不一傍富兒之門，年五十七卒。臨終浩歌自得，不以死生爲意。中州集云：「好問十四五，先人令陵川時，從先生學舉業，先生教之曰：『讀書不爲藝文，選官不爲利養，唯通人能之，男子生世，不耐飢寒，則雖小事不能成。』」工於詩。

金碧煌煌梵剎雄，玄元樓觀五雲中。如何萬代綱常祖，釋奠今無數畝宮。（題宣聖廟）

青出於藍青愈青，小年場屋便馳聲。未饒徐淑早求舉，卻笑陸機遲得名。嗟我再衰空眊眊，喜君初筮已崢嶸。此行占取鰲頭穩，平地煙霄屬後生。（送門生赴省闈）

趙淵，字文孺，東平人。大定二十二年（西元一一八二）中進士，明昌末，官終禮部郎中。淵性沖澹，學道有得，自號黃山，工於書法，趙秉文云：「黃山正書體兼顏蘇，行草備諸家體，超放又似楊凝式，當處黃魯直、蘇才翁伯仲間。黨承旨（懷英）篆，陽冰以來，一人而已，而以黃山配之，至今人謂之黨趙。」亦善詩，有黃山集行於世。中州集錄詩三十首。

松門明月佛前燈，庵在孤雲最上層。犬吠一山秋意靜，敲門時有夜歸僧。（晚宿山寺）

燈暗風翻幔，蛩吟葉擁牆。人如秋已老，愁與夜俱長。滴盡階前雨，催成鏡裏霜。黃花依舊好，多病不能觴。（貢院聞雨）
小穀城荒路屈蟠，石根寒碧漲秋灣。千章秀木黃公廟，一點飛雲白塔山。好景落誰詩句裏，蹇驢馱我畫圖間。膏肓泉石真吾事，莫厭乘間數往還。（黃山道中）

張建，字吉甫，自號蘭泉老人，蒲城人。明昌初，舉才行，授絳州教官，召爲宮教應奉翰林文學，以老請致仕。章宗愛其純素，超授同知華州防禦使，且賜以詩。有集行於世。其論詩云：「作詩不論長篇短韵，須要詞理俱足，不欠不餘，如荷上洒水，散爲露珠，大者如豆，小者如粟，細者如塵，一一看之，無不圓成，始爲盡善。」中州集錄詩二十三首。

林櫻墮紅珠，打著琴上絃，山人時一笑，愛此聲琅然。（山中）

惜哉器之眞丈夫，少年徧讀天下書，一事不成死於途，苗而不秀有矣夫！秀而不實有矣夫！（弔張器之）

玉峰明滅暮雲邊，默計歸程約半千。機負尚憐靈照幼，家貧賴有孟光賢。臨歧淚眼三年別，夾路風槐六月天。佇立望君西去遠，夕陽村落起孤煙。（送賀彥淳還南郊）

金中葉之能詩者，除上述諸大家外，尚有多人：①郝侯，字子玉，太原人。正隆二年進士，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，自號虛舟居士，工詩有古意。有虛舟居士集。中州集錄二十首。②趙可，字獻之，高平人，貞元二年進士，官翰林直學士，博學高才，工詩，尤擅樂府，號玉峯散人，有玉峯散人集。中州集錄三首。③劉汲，字伯深，自號西岳老人，渾源人。天德三年進士，入翰林爲供奉，好禪理，有西岳集。中州集錄十首。④任詢，字君謨，號南麓貴子，正隆二年進士，同知臨海軍節度使。詩有筆力，中州集錄九首。⑤鄺權，字元興，安陽人。明昌初召爲著作郎卒。詩有筆力，有坡軒集。中州集錄十六首。⑥毛麾，字牧達，平陽人，大定十六年賜進士出身，累官太常博士，有平水集。中州集錄七首。⑦王琢，字器之，平陽人，詩好押強韻，以馳聘爲工，有姑汾漫士集。中州集錄九首。亦皆有名於當時。

（三）末葉（西元一二〇九—一二三四）

自衛紹王完顏允濟大安初即位，至哀宗完顏守緒天興未亡國，爲金之末葉，凡二十六年。因有世宗、章宗四五十年間深厚之文化基礎，國運雖由盛而衰，而詩人輩出，文學反有蒸蒸日上之勢。當時蒙古壓境，局勢惡化，詩風亦形轉變，頗多蒼涼沈雄之作。著名大家，首推劉從益、麻九疇、雷淵、李純甫四子作前鋒，其次以李汾、李獻能、李獻甫、王元粹、趙元、史肅、龐鑄、宋九嘉、王鬱、路鐸、辛愿、元好古十一人爲中堅，最後以李俊民爲後勁，元好問集大成，河汾八遺老爲尾聲。此期中葉鉅子之健存者尚有趙秉文、楊雲翼、王若虛三氏。而「楊、趙」早並名於大定、明昌之間，南渡後位望益隆，儼然爲當世盟主，繼之執牛耳者，乃王若虛、元好問聲震一時。若虛死後，好問更成爲金源一代詩壇最偉大之宗匠。

劉從益（西元一一七九—一二二二），字雲卿，渾源人。生於金世宗大定十九年，卒於宣宗元光元年，年四十四歲。大安元年進士，拜監察御史，坐與當路者辨曲直得罪，貶爲葉縣令，有善政。又入應奉翰林文字。博聞強記，爲文章長於詩，尤工五言古體。與人唱和，次韻之作甚多。其子劉祁京叔歸潛志云：「凡作詩和韻爲難，古人贈答皆以不拘韻字，迨宋蘇黃，凡唱和須用元韻，往返數回以出奇。余先子頗留意，故每與人唱和，韻益狹，語益工，人多稱之。」有蓬門集。中州集存詩三十三首。

十里羊腸路詰盤，過花穿柳幾迴還，馬頭忽轉青林角，綠遶人家水一灣。（宋樓道中）

學道幾人知道味，謀生底物是生涯，莊周枕上非眞夢，樂廣杯中亦假蛇。身後功名半張紙，夜來鼓吹一池蛙。夢間說夢重重夢，家外忘家處處家。（題閑閑公夢歸詩後用叔通韻）

俗士苦紛競，此心本無塵。功名適外物，了不關吾身。吾身復何有？形神假相親。天地開一室，日月挾兩隣。有生卽有化，如晏之必晨。但得酒中了，亦足稱達人。揮戈欲卻日，小力自不量。何如任天運，閉門坐齊芳。詩書列四隅，著我於中

央。夏臥北窗風，隆冬曝朝陽。但有藜藿羹，亦足充飢腸。（和淵明雜詩，二首錄一）

麻九疇（西元一一八三—一二三三），字知幾，初名文純，易州（中州集作莫州）人，生於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，卒於哀宗天興元年，年五十歲。三歲識字，七歲能草書，作大字，有及數尺者，所至有神童之目。南渡後，讀書北陽山中，遂博通五經，尤精於易、春秋。興定末（西元一二二一）府試、省試皆名列前茅，廷試以脫誤下第，隱居不出。正大三年（西元一二二六），以侯摯、趙秉文薦，特賜進士第。授太祝，權太常博士，應奉翰林文字。資性野逸，高蹇自便。謝病去。元軍至河南，挈家走確山，爲兵士所得，驅至廣平，病死。歸潛志謂其「爲文精密巧健，詩尤奇峭，妙處似唐人。嘗作透光鏡篆韻詩，人爭傳寫，後以避諱，畏時忌，持戒不作詩」云。中州集錄詩二十九首。

一種冰魂物已尤，朱唇點注更風流，歲寒未許東風管，澹抹濃粧得自由。（紅梅）

昨夜新涼御褐裘，一番節物弄清愁，月懸雙杵若爲夜，人在一隅偏覺秋。敗葉只能驚畫扇，啼鴉終不到朱樓。還鄉夢斷寒衾曉，依舊雲山是蔡州。（秋懷）

大陰淪魄元不耀，太陽分光成二曜。嗚呼怪銅盜此幻。透影在壁與背肖。盍開光走庭，劃如剗犀乍脫鞵。泓澄秋落百丈潭，疑有龍向天門跳。秦娃漢婉化鴛土，籠雨恩雲埋夙詔。當年椒塗鑑桃李，身後泉臺映蓬藿。枕簟無情草本香，笙歌不暖鳥狐嘯，鬪體一醜不再妍，不知持此將安照？萬斛珠璣委侖人，喚得偷兒成鬼剽，藉問金椎一控時，何如海上青蠅弔！壽爲金石佳且好，此銘此篆兩奇峭。今誰子後輩誰先？贏得紐樞經蟻窠。千古繁華一夢醒，恍然入手稱神妙。丹砂賜紫翠羽青，萬金難贖人年少。君侯新自洛陽來，玉臺人物今溫嶠，相看大笑古人癡，收鏡入奩還自笑！（賦伯玉透光鏡）

雷淵（西元一一八四—一二三一），字希顏，別字季默，應州渾源人。生於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，卒於哀宗正大末年，年四十八歲。庶出最幼，三歲喪父，養於諸兄，年十四五，貧無以爲資，乃發憤入大學，能自樹立，不二十，游公卿間，渡河後，學益博，文益奇，名益重，爲人軀幹雄偉，鬚張口哆，顏如渥丹，眼如望洋，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面，生平慕田疇、陳元龍之爲人。至寧元年（西元一二二三）登詞賦進士甲科。興定末，拜監察御史，彈劾不避權貴。出巡郡邑，所至有威譽，至蔡州杖殺五百人，時號「雷半千」，後官翰林修撰。爲詩尙新奇，而崇李賀。中州集錄詩三十一首。

疎柳靜茅亭，亭下長江路，不見亭中人，蕭蕭煙景暮。（題黃華江皋烟樹，二首錄一）

高峯巨壑與天連，中國關防表裏全，北岸塵氛重回首，不如圖上看風煙。（河山形勝圖）
雪作肌膚玉作容，不將妖艷嫁東風。梅魂何物三春在，桃臉眞成一笑空。雨細無情添寂寞，月明有意助豐融。相如病渴妨文賦，想像甘寒結小紅。（梨花得紅字）

李純甫（西元一一八五—一二三一），字之純，號屏山居士，弘州襄陰人。生於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，卒於哀宗正大八年，

(20)

年四十七歲。幼穎悟異常，初研詞賦學，及讀左氏春秋，遂更爲經義學。踰冠擢高第（此從歸潛志，金史本傳謂承安二年擢進士，則年僅二歲，與事理不合）。作文法莊周、列禦寇、左氏、戰國策。喜談兵，慷慨有經世志，宣宗時再入翰林，正大末，坐事出倅防州，未赴，改京兆府判官，轉尚書右司都事。中年度其道不行，益縱酒自放，旋即歸隱。居間與禪僧士子遊，惟以文酒爲事，嘯歌袒裼，出禮法外。至於談笑怒罵，燦然皆成文理。好提獎後進，有一善，極口稱推。又與之拍肩爾汝，忘年齒相歡，教育撫摩，恩若親戚，故士大夫歸附，號爲當世龍門。自稱屏山居士。晚年喜佛，力探其奧義，論性理及老佛之著作甚多，號中國心學，西方文教，凡數十萬言。屏山教後學爲文，欲自成一家，勿隨人脚跟，故多喜奇怪，然其文不出莊、左、柳、蘇，詩不出盧仝、李賀，晚甚愛楊萬里，而重獨創。與趙秉文風格迥異。嘗序閑閑集云：「公詩往往有李太白、樂天語，某輒能識之。」中州集錄詩二十九首。

問渠真味若爲言，不著塩梅也自全。鼉鼎大夫徒染指，麴車公子漫流涎。胸中已有五千卷，徽外更聽三兩絃。此老清饒何所嗜，宦名嚼蠟已多年。（真味臺）

玉環暈月蟠長虹，飛沙捲土號陰風。黃雲羃羃翳晴空，屋頭唧唧鳴寒蟲。天符月下扶桑宮，玄冥震怒鞭魚龍。魚龍飛出滄海底，咄嗟如律愁神工。急刺北斗捲雲漢，淩澌捲入天瓢中。椎瑋碎壁紛破碎，六華剪出寒瑤璫。翩翾作穗大如手，千奇萬巧難形容。恍如墮我銀沙界，清光縞夜寒臙臙。肝腸作祟耿無寂，試把往事閑追尋。男兒生須銜枚卷甲臂瑠弓，徑投虎穴策奇功。不然羊羔酒漲玻璃鍾，侍兒醉臉潮春紅。誰能蹇驢馳著瀟陵東，骨相霜寒愁煞儂。屏山正吐黃蘗氣，笑倒坐間亡是公。（雪後）

借問高書記，南征又北征，從軍元自樂，遊子若爲情。筆下三千牘，胷中百萬兵。傷弓良小怯，彈鋏竟何成。慘淡風塵際，悲涼鼓角聲。別家四十日，並塞兩三程，斗絕牛皮嶺，荒寒燕賜城。吟邊白鳥沒，醉裏暮雲橫。感慨悲王粲，顛狂笑禰衡。虎賁多將種，底用兩書生。（贈高仲常）

李汾（西元一一九二—？），本名讓，字敬之，後字長源，太原平晉人，生於金章宗明昌三年，卒年不詳。爲人尚氣，跌宕不羈。性偏躁，觸之輒怒，以是人多惡之。舉進士不中，因薦爲史館從事，尋上書言時事，不合去。客唐、鄧間，恆山公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，既而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，頗謀自安。懼汾言論，欲除之，遁之泌陽，竟爲所害。汾善讀史，工詩，雄健有法，其樂府歌行，尤多豪放慷慨之氣。中州集錄詩二十五首。

學劍攻書謾自奇，回頭三十六年非。春風萬里衡門下，依舊拜州一布衣。（下第）

擾擾王城足是非，不堪多病決然歸。只因有口談時事，幾被無心觸禍機。日暮豺狼當路立，天寒鵬鵬傍人飛。終南山色明如畫，何限春風笋蕨肥。（西歸）

李獻能（西元一一九二—一二三三），字欽叔，河中人，生於金章宗明昌三年，卒於哀宗元興元年，年四十一歲。（金史本傳年四十三歲，此據中州集）苦學博覽，尤長於四六文。與元好問爲至好。貞祐三年（西元一二一五）特賜詞賦進士，廷試第一，授應奉翰林文字，在翰苑凡十年。正大末，以鎮南軍節度副使，充河中帥府經歷官，河中陷，奔陝州行省，權左右司郎中，值兵變遇禍。欽叔資稟明敏，博聞強記，爲人誠實樂易，洞見肺腑。與人交，不立崖岸，赴難解紛，不自顧藉，時輩以此歸之。爲詩風雅，刻意樂章，應機敏捷，號稱得體。中州集錄詩二十首。

突兀高臺上古城，登臨入境兩崢嶸。關河落日歲云暮，草木臨風氣未平。虎擲龍拏王伯事，天荒地老古今情。一盃欲洗興亡恨，爲喚窮途阮步兵。（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）

李獻甫（西元一一九五—一二三四），字欽用，獻能之從弟。生於金章宗明昌六年，卒於哀宗天興三年，年四十歲。博通書傳，尤精左氏及地理學，有幹局，心所到則絕人遠甚。時人稱其「精神滿腹」。舉興定進士，歷行臺令史，後遷鎮南軍節度副使死蔡州之難。著有天倪集行世。中州集存詩十三首。

五年外地看清明，袖手低回過客亭。謝絮楚萍無定著，春光如我更飄零。（九龍池春望）

碧樹蒼煙起暮雲，長安陌上斷行人。百年王氣餘飛觀，萬里神州隔戰塵。身與孤雲向雙闕，愁隨落日到咸秦。山河大地分明在，莫爲時危苦愴神。（圍城）

王元粹（西元一二〇〇左右—一二四三），字子正，初名元亮，後止名粹，平州人，約生於金章宗承安末，卒於元太宗皇后稱制三年，年四十餘。系出遼世衣冠家，年十八九，作詩便有高趣。正大末用門資，敍爲南陽酒官，遭亂流寓襄陽，襄陽破，隻身北歸。寄食燕中，遂爲黃冠師。有「十月風霜侵病骨，數家針線補殘衣」之句。後主太極道院以終。中州集存詩三十三首。

雲自無依鶴自孤，此生誰信有窮途。干戈二十年來客，留得殘骸傍酒爐。（醉後）

亂後行藏豈自由，此身雖在病兼憂。一杯徒積黃泉恨，四壁難爲白日謀。數極乾坤見中否，跡隨溝壑恐長休。可憐海內干戈滿，獨對江山倚寺樓。（登鄂城寺樓）

十月西來始哭君，山中何處有孤墳？以才見殺人皆惜：忤物能全我未聞。李白歌詩堪應詔，陳琳書檄偶從軍。窮途無地酬知己，會待升平緝舊文。（哭李長源）

趙元，字宜之，號愚軒，定襄人。舉進士不第，調鞏西主簿。未幾失明，自少博通書傳，作詩有規矩。泰和（西元一二〇一—一二〇二）以後，有詩名河東，李純甫作詩稱之。南渡（西元一二一四）後，往來洛西山中，爲趙秉文、雷淵、崔遵等所重，每虛左以待，爲人有才幹，既以疾廢，萬慮一歸於詩，故詩益工。其五言平淡處，爲他人所不易造。歌行大多描繪民生之苦難，血淚哀音能震動人之心弦。中州集存詩三十五首。

鄰婦哭，哭聲苦，一家十口分存五。我親聞之亡者誰？兒即被殺夫遭虜。鄰婦哭，哭聲哀，兒郎未埋夫未迴。燒殘破屋不暇葺，田疇失鋤多草萊。鄰婦哭，哭不停，應當門戶無餘丁，追胥夜至星火急，并州運米雲中行。（鄰婦哭）

鳧脰苦太短，蚊足何其多？物理斬不齊，利劍空自磨。老跼富且壽，元惡天不訶。伯夷豈不仁？餓死西山阿。天意冥冥邈，人心徒揣摩。不如且飲酒，流年付蹉跎。酒酣登高原，浩歌無奈何？（讀樂天無可奈何歌）

懶退無心廩與庖，願携諸子斷山礪。閑消白日醒吟醉，猛省浮生夢幻泡。窈窕雲山三兔窟，漂搖風樹一鳩巢。聯名便入村家社，莫認公卿是故交。（書懷）

修城去，勞復勞，途中哀歎聲嗷嗷。幾年備外敵，築城恐不高。城高慮未固，城外重三壕，一歛復一杵，瀝盡民脂膏。脂膏盡，猶不辭，本期有難生護之，一朝敵至任椎擊，外無強援中不支。傾城十萬口，屠城無移時。敵兵出境已踰月，風吹未乾城下血！百死之餘能幾人，鞭背驅行補城缺。修城去，相對泣，一身赴役家無食。城根運土到城頭，補城殘缺終何益？君不見得一李勣賢長城，莫道世間無李勣！（修城去）

序：「甲戌（西元一二二四）歲，忻城陷，官復完治，途中聞哀歎聲，感而有作。」

史肅，字舜元，京兆人，僑居北京之和衆，幼孤養於外家。天資挺特，高才博學，舉進士第。優於政事，所至有聲。歷赤縣及幕官，入爲監察御史，出刺通州，因黨獄謫靜難軍節度副使，升戶部正郎，復坐累降同知汾州軍事，卒於官。尚理性之學，晚年頗喜養生。作詩精微有思想，尤善用事。有澹庵遺稿傳世，中州集存詩三十首。

斷蛇扛鼎兩爭雄，陳迹荒涼萬事空。今日山前無過客，數株衰柳管秋風。（過九里山）

紙本功名直幾錢，何如付與北窗眠。詩書作我閑中地，風月知人醉裏天。水底游魚真見性，樹頭語鳥小參禪。平生習氣蓮華社，一炷香前結後緣。（方丈坐中）

龐鑄，字才卿，大興人。家世貴顯，明昌五年進士，風流文采，爲時輩所推，字畫亦有蘊藉，仕至京兆運使，自號默翁。中州集存詩十九首。

畫角邊城暮，孤春野水秋。一川霜樹老，萬葉雨聲愁。自古誰青眼，勞生只白頭。何時問漁父，客我一扁舟。（景骨城驛中夜雨）

鏡裏衰顏失舊紅，當年豪逸夢魂中。山城對月中愁夜，隴雁寄書西北風。遣興與誰同酒盞，相思無處附詩筒。憑高想到消魂處，落日無言水自東。（懷友）

宋九嘉，字飛卿，夏津人，黃裳榜進士，歷藍田、高陵、扶風、三水四縣令，皆有能聲，入爲右警巡使，應奉翰林文字。正大中病失音，廢居，歿於癸巳之禍。中州集存詩十一首。

幼穉扶輪婦挽轅，連顛翁媼抱諸孫。飢民羸卒如流水，掘盡原頭野薺根。（途中書事三首之一）

王鬱，字飛伯，少日作樂府，擬古別離，有「黃鶴樓高雲不飛，鸚鵡洲寒星已曙」之句，人多傳之。其後入京師，大爲李獻叔所稱，與之詩云：「詩句婉國風，下者猶楚辭。」贈詩者甚多，有云：「憶昔顧亭見飛伯，恍若夢中逢李白。」又云：「王郎少年詩境新，氣象慘澹含中春，筆頭仙語復鬼語，只有溫李無他人。」飛伯用是頗自貴重云。中州集存詩十二首。

一封征人書，秋帆滿湘岸，當君高樓醉，憶妾空闌歎。（寄遠吟）

長安二月多綠楊，遠信未到龍庭旁。佳人中夜抱影坐，風窗冷冷愁思長。青天無雲一鏡絜，萬戶千門音響絕。何人橫笛在高樓，玉龍叫徹春江月。（折楊柳）

路鐸，字宣叔，伯達之子，與弟和叔父子俱有重名，而宣叔文最奇。尤長於詩，精緻溫潤，自成一派。任臺諫有古直臣之風。貞祐初出爲孟州防禦使，城陷，投沁水死。有虛舟居士集。中州集存詩二十六首。

畫圖風景是，亭樹歲年非。秋色半黃落，人煙深翠微。暗溪魚得計，杳靄鳥忘機。觴物增惆悵，吾廬早晚歸。（綱川）

牛刀小試義熙前，一日懷歸豈偶然。有意候君門外柳，無機還我酒中天。貞姿佳菊秋霜裏，眞意南山夕鳥邊。善學展禽唯此老，萬人海裏小斜川。（題鄭公所藏歸去來圖）

辛愿（西元？——一二三一），字敬之，福昌人。其大父自鳳翔來，居縣西南女几山下，以力田爲業，愿自號女几野人。年二十五，始知讀書，取白氏諷諫集自試，一日便能背誦。乃聚書環堵中讀之，由是博極羣書，於三傳爲尤精。內典亦極該洽。杜詩韓筆，未一日去手。作文有綱目，詩律精嚴，有自得之趣。性野逸，不修威儀。貴人延客，愿麻衣草履，坦然其間。高廷玉爲河南治中，聞其名，引爲上客。高敗幾遇禍。流離頓踣，往往見之于詩。又號溪南詩老，有詩數千首，常貯行囊中。中州集存詩二十首。

兵去人歸日，花開雪霽天。川原荒宿草，墟落動新煙。因風鳴虛壁，飢鳥啄廢田。似聞人語亂，縣吏已催錢。（亂後）

兵戈爲客苦思鄉，春暮還鄉卻自傷。典籍散亡山閣冷，松筠憔悴野園荒。鶯銜晚色啼深樹，燕掠春陰入短牆。鄰里也知歸自遠，競將言語慰淒涼。（亂後還三首之一）

元好古（西元一一八六——一二一四），字敏之，太原人，元德明之子，好問之兄，生於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，卒於宣宗貞祐二年。年二十九歲（中州集作三十一歲，此從元遺山集）。性識穎悟，讀書能強記，務爲無所不闕。年二十就科舉，再上不中，意殊不自聊；又娶婦不諧，日致惡語，遂以狷介得疾。嘗作望月詩，有「莫怪更深仍坐待，密雲或有暫開時」之句。或言詩境不開廓，非佳語也。歎曰：「吾得年不過三十，境趣能開廓否？」未幾沒於兵禍。中州集錄詩五首。

鶯藏深處只聞聲，不著詩家畫不成，慚愧阿兄無好語，五言城下把降旌。（讀裕之弟詩稿有鶯深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）

。茲錄其第二首)

瘦口舟橫水拍空，墨雲傾雨樹號風。江山不到紅塵眼，半幅煙綃想像中。(題江村風雨圖)

李俊民，字用章，澤州人，約金宣宗興定初前后在世，承安五年(西元一二〇〇)以經義舉進士第一，應奉翰林文字。未幾棄官不仕，教授鄉里，金南渡後隱於嵩山，後徙懷州，旋又隱於西山，自號鶴鳴道人。「抗志遯荒，潔身淨慮」，入元以後，集中但書甲子，說者謂其自比於陶潛。元世祖以安車召見，仍乞還山，卒賜諡莊靖先生。著有莊靖集十卷，詩風清新奇崛，文格冲澹和平。劉瀛序其集云：「格律清新似坡仙，句法奇傑似山谷，集句圓熟，脈絡貫穿，半山老人之體也。雄篇鉅章，奔騰放逸，昌黎公之亞也。小詩高古涵蓄，尤有理致，而極工巧。」堪謂爲金末詩壇之後勁。

試將小錄問同年，風采依稀墜目前，三十一人今鬼錄，與君雖在各華顛。

君還携幼去幽燕，我向荒山學種田，千里暮鴉行斷處，碧雲容易作愁天。(寄趙庭幹二首)

莊靖集：「余閱承安庚申(西元一二〇〇)登科記，三十三人，革命後獨與高平趙楠庭幹三人在，一日邂逅於鄉邑，哽咽道舊，壬寅歲(西元一二四二)五月初吉，庭幹復挈家之燕京，感慨忍淚，書五十六字寄之，癸卯(西元一二四三)春。」

萬井中原半大羊，縱橫尖劍與長槍，書烽火豈虛日，左觸右疊皆戰場。丁鶴未歸遼已冢，杜鵑猶在蜀堪王。此生不識連昌樂，目送孤鴻空斷腸。(亂後寄兄)

獵獵霜風墮指寒，一鞭行色抵天山。馬嘶衰草斜陽外，雁沒長空落照間。入塞盡穿氈帳過，去鄉須待錦衣還。功名大抵黃梁夢，薄有田園便好閑。(送郡侯段正卿北行)

元好問(西元一一九〇—一二五七)，字裕之，嘗讀書於山西遺山，蓋取其遺世而退隱山林之意，故自署遺山真隱或自稱遺山居士。金太原府忻州郡秀容縣(今山西忻縣)人，系出拓跋魏，故姓元氏。元德明第三子，長兄好古字敏之，仲兄好謙字益之。生於金章宗明昌二年(南宋光宗紹熙元年)，卒於蒙古憲宗奇渥溫蒙哥七年(南宋理宗寶祐五年)，年六十八。始生七月，出繼叔父格隴城君(歷任隴城今山東歷城令、陵川今山西陵川令、騎都尉等官)，四歲讀書，七歲能詩，太原王湯臣稱爲神童，十一歲從嗣父官移冀州(今河北冀縣)，學士路鐸宣叔賞其俊爽，教之爲文。十四歲，嗣父改爲陵川縣令，得從鄉先生郝天挺晉卿學，天挺告以「讀書不爲藝文，選官不爲利養」，既不欲計功於速售，又不樂其爲舉子業，而教以古學及詩。年十六，赴試并州，故未能及第，此後亦屢試不中。十八，隴城君並教以民政及弱冠，淹貫經史百家，即郝經墓銘所謂「六年而業成」之時也。二十一歲，隴城君疽發於鬢，用是卒官，扶護還鄉里，時蓋衛紹王大安二年庚午(西元一二二〇)也。守禮二三年，中原受兵，避

寇陽曲秀容之間。宣宗貞祐二年甲戌（西元一二一四），年二十五，下太行，渡大河，得涉足於楊雲翼、趙秉文兩大儒之門，所與交如辛愿敬之，雷淵希顏，王渥仲澤，李獻能欽叔，李獻甫欽用，李汾長源諸人，其材量文雅，皆天下之選。嘗作箕山、琴臺等詩，閑閑公嘆爲少陵以後無此作，於是「元才子」之名，大噪於京師。興定五年（西元一二二一），年三十二，舉進士第，不就選，往來箕、顏者數年，兩大放厥辭，家傳戶誦，聲譽益宏。哀宗正大元年甲申（西元一二二四）趙秉文、楊雲翼等力勸，中詞科，授儒林郎，任國史院編修官。次年夏，賦歸閑居於崧山（今河南嵩山），但以「投拙違世用，年飢與食謀」，三年丙戌（西元一二二六），再出任鎮平縣（今河南鎮平縣）令，四年丁亥（西元一二二七）移內鄉令，觀其內鄉縣齋書事詩：「吏散公庭夜已分，寸心牢落百憂薰。催科無政堪書考，出粟何人與佐軍」云云，則知其不安於此。六年己丑（西元一二二九）丁嗣母憂，辭歸居喪。八年辛卯（西元一二三一）除服，再起爲南陽縣令。又遭喪偶之慟。同年八月，詔爲尙書都省據。開興元年壬辰（西元一二三二）改除左司都事。未幾改元天興，入翰林知制誥。時蒙古大將速不臺圍攻汴京甚亟，彈盡援絕，哀宗乃奔走河朔。次年癸巳正月，因謀取衛州事敗，哀宗再逃至歸德（今河南商丘），而西面元帥崔立叛亂，自立爲鄭王，遺山險爲逆黨所害，幸得李仲華力爲營護而倖免於難。崔乃強爲左司員外郎，兼修起居注。四月崔以汴京投降蒙古。六月哀宗復出奔蔡州（今河南汝南），次年（西元一二三四）正月九日禪位宗室東南元帥完顏承麟，是爲末帝。次日，蔡州城破，哀宗自縊，末帝亦遭殺害。金遂亡。時遺山年四十五，被編管於山東聊城（今歷城），次年，遷居冠氏（今山東冠縣），始被釋。以勝國遺老自居。嘗謂金源氏有天下，典章法制，幾及漢唐，國亡史作，已所當爲。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尹家，乃言於張，願爲撰述。既而爲樂變所阻而止。乃構亭於家，著述其上，因名曰野史亭。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，采摭所聞，至百餘萬言，惜未就而卒。元修金史，多本其所撰。所著除遺山文集四十卷外，尚有杜詩學、錦機各一卷，東坡詩雅三卷，續夷堅志、新樂府各四卷，唐詩鼓吹，詩文自警各十卷，及所撰金代二百四十家詩爲中州集十卷，附中州樂府一卷。遺山所作詩，據郝經墓銘所載：五七言古、絕、律雜言至五千五百餘篇，爲古樂府以寫怨思者又百餘篇，用今題爲樂府者又數十百篇，共有五千七百餘篇，今所存者，僅古賦四首，五古一百四十一首，七古八十二首，古樂府五十首，雜言三十九首，五律九十二首，七律三百二十七首，五絕二十首，七絕六百零一首，六言四首，凡共一千三百六十首，不足原作四分之一。

遺山早歲有志用世，熱望匡政治國，而可減輕人民負擔，特當道不予重視，難伸抱負，因而出仕或歸隱，交織於懷，內心深感矛盾。壯年嘗曰：「動可以周萬物而濟天下，靜可以崇高節而抗浮雲。」（新齋賦）。晚歲回首前塵，又不勝其慨喟曰：「勤如韓子初無補，晚似馮公喜見招，五十三年等閑裏，一窗風葉雨瀟瀟。」（感興，夜宿讀書山上）又曰：「多病所須惟藥物，一錢不直是儒冠，掣鯨莫倚平生手，只有東溪把釣竿。」（晨起），流露內心之鬱悶。此等思想對其創作產生莫大影響。

遺山飽經離亂，故其集中，不乏「社會詩」，關心民生疾苦，暴露金末之社會黑暗。據金史載：「章宗時，稅政日多，誅求

(26)

無藝。」宣宗南渡而後，爲維持其奢侈生活，鞏固其危岌統治，「獎用胥吏，苛刻成風。」以致民多「破田宅，鬻妻子」，反映於遺山詩中，則爲對貪官之憎嫉與循吏之頌揚，最早之薛明府去思口號有此傾向，後之宛丘嘆更形突出矣。

能吏尋常見，公廉第一難，只從明府到，人信有清官。

畫押由官長，昂頭顧吏頻，只從明府到，判筆不傳神。

木索人何罪，纍纍滿獄中，只從明府到，牢戶二年空。

舊日逃亡屋，鎌鋸色色新，即看明府去，還作賣牛人。（薛明府去思口號七首，錄一、二、四、六）

秦陽陂頭人迹絕，荻花茫茫白於雪。當年萬家河朔來，盡出牛頭入租帖。蒼髯長官錯料事，下考大笑陽城拙。至今三老背腫青，死爲逋懸出膏血。君不見劉君宰葉海內稱，饑寒拊哀孤惻，碑前千人萬人泣，父老夢見如平生，冰霜糾結渠有策。

如我碌碌當何成？荒田滿眼人得耕。詔書已復三年征。早晚林間見鷄犬，一犁春雨麥青青。（宛丘嘆）

自注：「髯李令南陽，配流民，以牛頭租，迫而逃者萬餘家。劉雲卿御史宰葉，除逃戶稅三萬斛，百姓爲之立碑頌德。賢不肖用心相遠如此。李之後十年，余爲此縣，感而賦詩。李與劉皆家宛丘，故以宛丘嘆命篇。」

將兩種官吏作鮮明之對比，蒼髯之令南陽，苛征暴斂，造成十室九空，荻花遍野，而劉君之宰葉縣，則摩饑拊寒，惠及惻獨，百姓爲之立碑泣去。詩末作者以「早晚林間見鷄犬，一犁春雨麥青青」之理想圖畫，襯托出一已之牧民心願。他如驅豬行、麥歎、虎害、山陽夜雨等，具體刻畫旱澇、蟲獸、租役、兵燹爲人民帶來之苦難，流露詩人之深厚同情。茲舉雁門道中書所見一首五言古詩以示例：

金城留旬浹，兀兀醒歌舞，出門覽民風，慘慘愁肺腑。去年夏秋旱，七月黍穗吐，一昔營幕來，天明但平土。調度急星火，逋負迫捶楚。網羅方高懸，樂國果何所？食禾有百膳，擇肉非一虎。呼天天不聞，感諷復何補？單衣者誰子，販糶就南府。傾身營一飽，豈樂遠服賈。盤盤雁門道，雪濶深以阻。半嶺逢驅車，人牛一何苦？

遺山定文學上之卓越地位者，厥爲其「喪亂詩」。所寫國破家亡之詩史，廣泛而深刻，與杜少陵後先輝映。趙翼題遺山詩有云：「國家不幸詩家幸，賦到滄桑句便工。」誠然，遺山之喪亂詩，就藝術上之概括力及其真摯淒切之感情而言，實爲杜甫以後所罕見者，即使歌詠北宋淪亡最悲切之南渡作家陳與義，亦未達到如此境界。遺山藉此詩篇發揮其愛民思想，對國家復興雖瀕於絕望，有異於杜甫、陳與義；而怨天尤人，終不甘心認命，其鬱結之哀情怒火，爆發而爲血淚交織之悲歌，則甚於杜甫、陳與義。蓋其遭遇之艱危，精神之痛苦，有過之無不及，故其感染力又特爲強烈也。

突騎連營鳥不飛，北風浩浩發陰機。三秦形勝無今古，千里傳聞果是非。偃蹇鯨鯢入海涸，分明蛇犬鐵山圍。窮途老杜無奇策，空望岐陽淚滿衣！

百二關河草不橫，十年戎馬暗秦京。岐陽西望無來信，隴水東流聞哭聲。野蔓有情縈戰骨，殘陽何意照空城。從誰細向蒼蒼問，爭遣蚩尤作五兵！（岐陽三首之一、二）

慘淡龍蛇日鬥爭，干戈直欲盡生靈。高原水出山河改，戰地風來草木腥。精衛有冤填瀚海，包胥無淚哭秦庭。并州豪傑知誰在，莫擬分兵下井陘！

鬱鬱圍城度兩年，愁腸飢火日相煎。焦頭無客知移突，曳足何人與共船。白骨又多兵死鬼，青山原有地行仙。西南三月音書絕，落日孤雲望眼穿。（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之二、三）

塞外初捐宴賜金，當時南牧已駸駸。只知灤上真兒戲，誰謂神州遂陸沈。華表鶴來應有語，銅鞮人去亦何心。興亡誰識天公意，留著青城閱古今。（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）自注：「國初取宋于青城受降。」

此皆汴京淪陷前夕之作，前二首寫實，描繪岐陽被圍攻破落之慘狀，控訴蒙古侵略者之屠殺罪行。後二首抒懷，表現作者對生靈糜爛、金主蒙塵之深切悲痛。亡國之慘禍逼近眉睫，詩人深恨，問天無路，含冤難伸，甚至欲哭無淚。而青城本爲宋時祭天齋宮，靖康末（西元一一二六），金將黏沒喝會俘徽欽二帝於此，詎知時僅百年，蒙古將速不台攻汴，金叛將崔立盡送后妃諸王於其地，而青城依舊，人事全非，易勝天道好還之感。詩云：「殷鑑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。」斯所謂「前人不暇自哀，而後人哀之，後人哀之而不鑑，抑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！」詩人致慨興亡，又豈僅爲一朝一代而已哉！

汴京之淪陷，使困處於圍城中之詩人，頓成階下囚，目擊敵人任意殺辱無辜百姓，蹂躪大好河山，不忍緘默，曾寫下不少驚心動魄之現實詩篇：

道傍僵臥滿壘囚，過去旃車似水流。紅粉哭隨回鶻馬，爲誰一步一回頭！

隨營木佛賤於柴，大樂編鐘滿市排。虜掠幾回君莫問，大船渾載汴京來！

（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）

白骨縱橫似亂麻，幾年桑梓變龍沙。只知河朔生靈盡，破屋疏烟卻數家！（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）

亡國之民，不啻喪家之犬。當時蒙古侵略者俘虜奴隸，洗劫財物之淒涼景象，遣山運用白描手法，予以生動而概括之描寫，其字裏行間，滲透無數被殺害掠奪者之血淚，蘊藏廣大災黃子孫之民族憤怒。人民苦難引起詩人心靈之共鳴。續小娘歌十首寫婦女爲蒙古侵略軍驅向沙漠之悲劇，較諸前首「紅粉哭隨回鶻馬，爲誰一步一回頭」之描寫更深入一層，詩人刻劃「小小娘」若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處境，及其被迫離鄉去國之複雜感情，反復詠唱，民歌之情調特別濃厚，茲錄其二、三、四、六、八、九等六首，以見一斑。

北來游騎日紛紛，斷岸長堤是陣雲。萬落千邨藉不得，城池留著護官軍。

山無洞穴水無船，單騎驅人動數千。直使今年留得在，更教何處過明年。

青山高處望南州，漫漫江水遶城流，願得一身隨水去，直到海底不迴頭。

雁雁相送過河來，人歌人哭雁聲哀，雁到秋來卻南去，南人北渡幾時迴。

太平婚嫁不離鄉，楚楚兒郎小小娘，三百年來涵養出，卻將沙漠換牛羊。

飢鳥坐守草間人，青布猶存舊領巾，六月南風一萬里，若爲白骨便成塵。

遺山詩題材廣泛，除於社會詩、喪亂詩之紀事外，其一般抒情詩與寫景詩，亦各有其特色。前者重在主觀心志之發掘，後者偏於客觀風物之描繪。特內心外物交相關聯，即景固可生情，因情亦能見物，遺山本性情中人，造象新鮮逼真，結辭慷慨多氣，乃其天賦獨厚之處，故於兩種詩之風骨鎔裁，往往情中有景，景中有情，息息相通，但有其成分輕重之殊，並無形勢隔離之別，爰就五七言絕律與古體，各舉其或寫景或抒情者一二首，兩相對照，以見其色采意趣之大較。

瘦竹藤斜挂，叢花草亂生，林高風有態，苔滑水無聲。（山居雜詩六首之一）

鵲語喜復喜，山城誰與娛。青燈一盃酒，千里故人書。（得緯文兄書）

青山簇簇樹重重，人在春雲浩蕩中，也是杏花無意況，一枝臨水臥殘紅。（梁縣道中）

游騎北來塵滿城，月明空照漢家營，卷中正有家山在，一片傷心畫不成。（家山歸夢圖三首之三）

地僻人煙斷，山聲鳥語譁。清溪鳴石齒，暖日長藤芽。綠映高低樹，紅迷遠近花，林間見鷄犬，直擬是仙家。（少室南原）

八月并州雁，清汾照旅羣。一聲驚晚笛，數點入秋雲。滅沒樓中見，哀勞枕畔聞。南來還北去，無計得隨君。（八月并州雁）

邨墟瀟灑帶新晴，落日千山一片青。世外衣冠存太朴，雲間鷄犬亦長生。清江兩岸多古木，平地數峯如畫屏。惆悵朝陽一

茅屋，酒船茶竈負平生。（獨峰楊氏幽居）

孤亭突兀插飛流，氣壓元龍百尺樓。萬里風濤接瀛海，千年豪傑壯山丘。疏星澹月魚龍夜，老木清霜鴻雁秋。倚劍長歌一

杯酒，浮雲西北是神州。（橫波亭，爲青口帥移刺粘合賦）

層崖多古木，細路生莓苔。柴門開曉日，雲際青山來。靜中有真趣，孤賞何悠哉！（讀書山月夕二首之一）

忽忽歲云暮，烈烈風霜威，舉頭望長安，游子從此歸。我有平生懷，愛君如連枝。半年美肱被，所樂良不貲。尚恨人事異

，離合無定時。送君酒一杯，侑以彈鋏辭，上言行路難，下言長相思。（送欽叔內翰，并寄劉達卿郎中，白文華編修五首之一）

大茂維嶽古帝孫，大朴未散真巧存。乾坤自有靈境在，地位豈合他山尊。中原旌旗白日暗，上階樓觀蒼煙屯，誰能借我兩

黃鶴，長袖一拂立都門。（北岳）

馬蹄一蹴荆門空，鼓聲怒與江流東。曹瞞老去不解事，誤認孫郎作阿瞞。孫郎矯矯人中龍，顧盼叱咤生雲風。疾雷破山出大火，旗幟北捲天爲紅，至今圖畫見赤壁，髭髯燒虜留餘蹤。令人長憶眉山公，載酒夜俯馮夷宮，事殊興極憂思集，天澹

雲間古今同。得意江山在眼中，凡今誰是出羣雄。可憐當日周公瑾，憔悴黃州一禿翁。（赤壁圖）

遺山詩興象深遠，各體俱佳：歌行固剛健豪邁，風格遒上，絕律亦音節響亮，真氣淋漓，實足以上繼李杜，平揖蘇黃，而下開虞高，允無愧色。語其特質，厥有三事：一曰不尚排偶及藻繪。金史本傳稱：「其詩奇崛而絕雕剗，巧縟而謝綺麗。」趙翼

北詩話謂：「蘇陸古體詩行墨間尚多排偶，一則以肆其辨博，一則以修其藻繪，固文人之能事也。遺山則專以單行，絕無偶句，構思窘澁，十步九折，愈折而意愈雋，雖蘇陸亦不及也。」二曰沈雄悲壯，即郝經墓銘所謂：「沈鬱太和，力出意外。」看花把酒，歌謠跌宕，挾幽并之氣，高視一世。」顧北詩話亦稱：「遺山專以精思銳筆，清鍊而出，故其廉悍沈摯處，較勝蘇陸。蓋生長雲朔，其天秉本多豪傑英健之氣，又值金源亡國，以宗社邱墟之感，發爲慷慨悲歌，有不工而自工者。此固地爲之也，時爲之也。」

都穆歸田詩話亦云：「遺山在金末，親見國家殘破，詩多感愴，如云：『高原水出山河改，戰地風來草木腥，花啼杜宇歸來血，樹挂蒼龍蛻後鱗。白骨又多兵死鬼，青山元有地行仙。燕南趙北非金土，王後盧前總故人』，皆寓有悲愴之意。」三曰：善用拗體，拗體七律，杜少陵集最多，乃專用右體，不諧平仄，中唐以後則李商隱、趙嘏輩創爲一種以第二、第五字平仄互易，如「溪雲初起日沈閣，山雨欲來風滿樓。」殘星幾點雁橫塞，長笛一聲人倚樓」之類，別有擊撞波折之致。至遺山則拗在第五、六字，如「來時珥筆誇健訟，去日攀車餘淚痕」；「太行秀發眉宇見，老阮亡來樽俎間」；「肝腸未潰猶可活，灰土已塞寧復燃」；「冷猿挂夢山月暝，老雁叫羣江渚深」；「青山兩岸多古木，平地數峯如畫屏」之類，極幽峭俊拔之致，集中不可枚舉。造詣如斯，宜乎郝經譽其「上薄風雅，中規李杜，粹然一出於正，直配蘇黃氏，……汴梁亡，故老皆盡，先生遂爲一代宗匠。」

四庫全書總目謂其「才雄學瞻，金元之際，屹然爲文章大宗。……無宋南渡末江湖諸人之習，亦無江西流派生拗蟲獮之失。」劉熙載藝概亦稱：「元遺山詩兼杜韓蘇黃之勝，儼有集大成之意。」曾國藩選十八家詩鈔，唐宋而下，但取遺山一人，謂「遺山後無大家」。遺山在詩史上之地位，可以想見。

遺山詩論，具見於其論詩絕句三十首中，從漢、魏古詩，以至宋代江西詩派黃、陳諸人，均有所論列，矯枉正弊，條陳獨斷，識力超拔，其疏鑿之功，不啻爲詩學明定封域，揭出衢塗。自杜甫論詩六絕以後，允宜推此爲最有系統，最有見解之佳構。其主旨大抵主眞淳，喜豪縱，以爲好詩須有風骨，能高古，且須掃除兒女之情，須富有風雲悲壯之氣。故云：

漢謠魏什久紛紜，『正體』無人與細論，誰是詩中疏鑿手？暫教涇渭各清渾。①

曹劉坐嘯虎生風，四海無人角兩雄。可惜并州劉越石，不教橫槊建安中。②

鄴下風流在晉多，壯懷猶見缺壺歌，風雲若恨張華少，溫李新聲奈爾何？③

開宗明義揭櫫「正體」二字，自有截斷衆流，獨任大雅扶輪之意。查慎行初白笥詩評云：「分明自任疏鑿手。」誠然，下所論量，全可見其疏鑿本領，窺其疏鑿宗旨。曹劉詩，詩品列爲上品，曰：「陳思爲建安之傑，公幹、仲宣爲輔。」劉琨詩本以悲壯見長，詩品：「越石善爲淒戾之辭，且有清拔之氣。」又：「越石仗清剛之氣。」故爲遺山所特加賞識。張華務爲妍冶，鍾嶸曾恨其「兒女情多，風雲氣少。」但自遺山觀之，較之李商隱、溫庭筠，則又差強人意矣。缺壺歌，出典晉書王敦傳云：「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歌曰：『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；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。』以鐵如意擊唾壺爲節，壺口盡缺。」由此可知遺山實以「建安風力」爲論詩之極則，以清剛勁健之氣爲詩格之上品。

一語天然萬古新，豪華落盡見眞淳，南窗白日羲皇上，未害淵明是晉人。④

縱橫詩筆見高情，何物能澆塊磊平，老阮不狂誰會得，出門一笑大江橫。⑤

心畫心聲總失真，文章寧復見爲人，高情千古閑居賦，爭信安仁拜路塵。⑥

遺山以爲晉人詩尚多有建安、黃初氣息，若劉越石固可與曹氏父子劉公幹等相比，而淵明之自然眞淳，亦應歸於晉詩之列，此又可見遺山提倡自然不喜雕琢之作風。阮籍之高情縱橫，自爲遺山所心儀，此下六朝文士泰半無眞情實意，若潘安仁之賦閑居，所說何等清高，而其爲人輕躁趨利，拜賈謐之路塵，貽笑千古。文以行傳，有文無行之作家，心聲失真，自爲遺山所唾棄。

慷慨歌謠絕不傳，穹廬一曲本天然，中州萬古英雄氣，也到陰山敕勒川。⑦

沈宋橫馳翰墨場，風流初不廢齊梁，論功若準平吳例，合著黃金鑄子昂。⑧

遺山不滿南方兒女文學之華豔淫靡，格卑調弱，因而如子夜、莫愁一類之吳聲西曲，均在其鄙夷之列。其所推重者，但爲北朝辭律金之敕勒歌，以其慷慨而有英雄氣，頗類漢魏風骨，惜甚少流傳，成爲空谷之音耳。劉克莊後邨詩話云：「唐初王楊沈宋擅名，然不脫齊梁之體，獨陳拾遺首唱高雅沖淡之音，一掃六代纖弱，超于黃初建安矣。」遺山既厭惡齊梁之宮體，因於沾染齊梁習氣之初唐詩人若沈宋之流，故亦白眼相待，而於起衰復古之陳子昂，獨垂青睞，發出最高之贊歎。

門靡誇多費覽觀，陸文猶恨冗於潘，心聲只要傳心了，布穀瀾翻可是難。⑨

排比鋪張特一途，藩籬如此亦區區，少陵自有連城壁，爭奈微之識硯硃！⑩

眼處心生句自神，暗中摸索總非眞，畫圖臨出秦川景，親到長安有幾人。⑪

遺山既崇尚曹劉之激昂慷慨，沈雄悲壯，則於西崑之俳諧醜唱，門豔誇多，以徒逞才氣者，自然反對，遺山亦喜愛阮陶之高情縱橫，天然眞淳，則於江西之反復步和，排比鋪張，以自因樊籬者，在所鄙夷。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云：「夫詩以言志，志盡則言竭，自蘇黃創爲長篇次韻，於是牽於韻脚，不得不借端生議，牽連比附，而辭費矣。」遺山之所箴砭於宋人者在此。蓋此等詩之寫作，皆脫離現實，冥搜枯索，爲文而造情，欲求其心畫心聲之神眞難矣。

望帝春心託杜鵑，佳人錦瑟怨華年，詩家總愛西崑好，獨恨無人作鄭箋。¹²
 萬古文章有坦途，縱橫誰似玉川盧，真書不入今人眼，兒輩從教鬼畫符。¹³
 出處殊途聽所安，山林何得賤衣冠，華歆一擲金隨重，大是渠儂被眼護。¹⁴
 筆底銀河落九天，何曾憔悴飯山前，世間東抹西塗手，枉著書生待魯連。¹⁵
 切切秋蟲萬古情，燈前山鬼淚縱橫，鑑湖春好無人賦，夾岸桃花錦浪生。¹⁶
 切響浮聲發巧深，研磨雖苦果何心？浪翁水樂無宮徵，自是雲山韶濩音。¹⁷
 前一首乃對後世學步李商隱之西崑詩人而言，西崑之好用典故，流於隱晦，為自來詩家所詬病。後五首厭怪僻，重自然，以為山林氣味並非一定高於廊廟。至於咬文嚼字，東塗西抹，偏促於音律聲病，皆屬細流末節，終難成為大家，世人何須尋鬼僻險路，不走光路大道。東坡有句云：「好詩衝口誰能擇。」遺山其所特別崇拜李白者，即以其豪放駿邁，純任自然，絕非一般雕蟲篆刻之書生可比。蔡寬夫詩話云：「太白之學本出縱橫，以氣俠自任。當中原擾攘，欲藉永王以立奇功。故其東巡歌有『南風一掃胡塵靜，西入長安到日邊。』之句，可見其志矣。」然則遺山之襟期蓋可知矣。

東野窮愁死不休，高天厚地一詩囚，江山萬古潮陽筆，今在元龍百尺樓。¹⁸
 萬古幽人在澗阿，百年孤憤竟如何？無人說與天隨子，春草輸贏校幾多。¹⁹

謝客風容映古今，發源誰似柳州深。朱弦一拂遺音在，卻在當年寂寞心。²⁰

此三首推尊韓愈、柳宗元，韓之大筆淋漓，殊非孟郊之苦吟窮愁可比。取重退之而鄙薄東野，此即東坡詩所謂：「要當門僧清，未足當韓豪」之旨。陸龜蒙詩宗韓愈，其自遺詩三十首之二十四云：「無論藥園近南榮，合有新苗次第生，稚子不知名品上，恐隨春草門輸贏。」孤標自賞，不與世俗爭短長。遺山實引以自況。初白評云：「所見者大，亦從翻案出奇。」柳宗元取徑謝靈運，朱弦遺音，古今輝映。唐詩鼓吹以柳詩冠首，力為表彰，是固遺山之特識。

窘步相仍死不前，唱酬無復見前賢。縱橫本有凌雲筆，俯仰隨人亦可憐。²¹

奇外無奇更出奇，一波纔動萬波隨。只知詩到蘇黃盡，滄海橫流卻是誰？²²

曲學虛荒小說欺，俳諧怒罵豈時宜？今人含笑古人拙，除卻雅言都不知！²³

遺山才氣奔放，本近東坡，故其論詩，但取凌雲健筆，頗譏俯仰隨人、窘步相仍之作。然而其心目中以為東坡與山谷皆故意翻新出奇，而世人立即風起雲湧，追隨其腳步，只知詩道盡於蘇黃，而竟無一人崛起於滄海橫流之中。且也每下愈沉，變本加厲，曲學虛荒，自欺欺人，俳諧怒罵，跡近小說。絕無風雅興寄之可言。滄浪詩話云：「近代作詩，其末流甚者，叫噪怒張，殊乖忠厚，殆以罵詈為詩，至此可為一厄。」蓋宋之詩人尊蘇黃太過，幾不復知有蘇黃以上人物，故遺山作此當頭棒喝耳！

有情芍藥含春淚，無力薔薇臥曉枝，拈出退之山石句，始知渠是女郎詩。²⁴

亂後元都失故基，看花詩在只堪悲，劉郎也是人間客，枉向春風怨兔葵。²⁵

金入洪爐不厭頻，精真那計受纖塵。蘇門果有忠臣在，肯放坡詩百態新。²⁶

歸田詩話云：「遺山論詩有『有情芍藥』云云，初不曉所謂，後見詩文自警一編，所謂有情二句，少游春雨詩也。非不工巧，然以退之山石（『芭蕉葉大梔子肥』）句觀之，渠乃女郎詩也。」此遺山之謂秦少游之作婦人語，亦猶東坡之責少游學柳屯田詞之旨。亂後元都云云，殆喻宋室南渡而後，江西餘波仍沿衍於詩壇，流蕩忘返，亦可慨也。潘德輿養一齋詩話謂「金入洪爐」一首「明言蘇門無忠直之言，故致坡詩競出新態。」言下推重東坡，特歎後起之無人，而隱然以砥柱狂瀾自負矣。

百年纔覺古風迴，元祐諸人次第來，諱學金陵猶有說，竟將何罪廢歐梅？²⁷

古雅難將子美親，精純全失義山真，論詩寧下涪翁拜，未作江西社裏人。²⁸

池塘春草謝家春，萬古千秋五字新，傳語閉門陳正字，可憐無補費精神。²⁹

宋初詩壇，爲西崑淫靡之風所籠罩者百餘年，直至元祐，端賴歐陽修、梅聖俞、王安石諸子之努力，始收振衰復古之功。蘇黃諸人，無非承其後塵而各立宗派，數典忘祖，於此數功臣，反不加重視，故遺山難免有不平之慨。至於宋人以學王安石爲忌，猶或可以熙寧新政爲嫌。而歐、梅究以何罪名而廢棄乎？其言以爲宋詩允宜推歐、梅爲冠冕，不當過尊蘇、黃、歐之自然，梅之清切，正合遺山論詩旨趣。遺山又以爲江西派雖名爲宗杜，非但遠不及杜，且又不及杜之後學李義山，而僅守得一黃山谷。退步言之，寧願服膺山谷本人，決不甘作江西社中人物。遺山曾自題中州集後云：「陶謝風流到百家，半山老眼淨無花，此人拾江西唾，未要曾郎借齒牙！」益可以觀其態度焉。至於陳後山以下，一味苦吟，又與山谷之奇崛、兀傲不同，遺山加以簡擇，亦自有其見地。

撼樹蚍蜉自覺狂，書生技癢愛論量，老來留得詩千首，卻被何人校短長！³⁰

歸根結底，暗示已之所中心景仰者仍爲李白、杜甫。韓愈調張籍詩不云乎？「李杜文章在，光芒萬丈長，不知羣兒疑，那用故謗傷。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」遺山論詩之最後結穴語，卽化用此詩。查初白評云：「文人習氣好評量古人，而又恐人議已，先生亦復不免。」然則遺山於衡量歷古作家之餘，不已透露其疏鑿宗旨？「鴛鴦綉了從教看，莫把金針度與人。」（遺山論詩三首之三句）金針卽在繡出鴛鴦之中，吾人正可於其論詩絕句中覓取其度人之金針矣。

河汾八遺老，八遺老者，麻（革）、張（宇）、房（皞）、曹（之謙）、二陳（賡、庚）、二段（克己、成己）是也。元橫隱者房祺編河汾諸老詩集八卷，錄金之遺老八人之古體，絕律詩二百一首（今實存一百七十七首，已非完本）序云：

近代詩人遺山元先生爲之冠。先生太原人。太原境與平陽接河山勝槩，地土所宜，習俗所尚，古今人物不殊。至如師友淵

源，文章正脈，略與之等。故河汾間諸老與天下人材，無讓麻貽溪與元老詩學無嫌，古文出其右，公言也。張石泉（字）、房白雲（諱）與元老游從南者，子颺（廣）、子京（庚）二陳昆仲與元老或詩或文數相贈遺者；遜庵（克己）、菊軒（咸己）有稷亭「二段」之目，與元老相次登第者；曹兌齊（之謙）與元老同爲省掾，日以文詩講議者。夫諸老之詩：有深而沖澹爲陶、柳者，有豪放如李翰林、劉賓客者，有輕俗近雅如元、白者；有對屬切當如許渾者；有騷雅奧義、古風大章，浸入于杜草堂之域者。楊仲德有云：『不觀遺山之詩，無以知河汾之學；不觀河汾之詩，無以知遺山之大。不觀遺山、河汾之作，不知唐人諸作之妙。』

八遺老之字籍行歷，簡列如次：

- (一) 麻革，字信之，虞鄉人，金正大中，與杜仁傑、張澄共隱內鄉山中，教授生徒，日以作詩爲業，人稱貽溪先生，有貽溪集。
 - (二) 張宇，字彥昇，號石泉先生，工詩，有石泉集。
 - (三) 陳廣，字子颺，臨晉人，仕金爲河東山西道行中書省參議，北渡後隱居不出。有子颺集。
 - (四) 陳庚，字子京，廣之弟。
 - (五) 房暉，字希白，臨汾人，自號白雲子，工詩，有白雲子集。
 - (六) 段克己，字復之，號遜庵，稷山人，以進士貢，避地龍門山，與弟咸己齊名，時稱「二妙」，有「二妙集」。
 - (七) 段成己，字誠之，號菊軒，克己弟，正大進士，授宜陽簿，宗入元不仕。
 - (八) 曹之謙，字益甫，雲中人，早登科第，與元好問同橡東曹，北渡後，居平陽者三十年，與諸生講學。有兌齋集。
- 詩各一卷，八人皆從好問遊者也。諸老以金源遺逸，抗節林泉，均有淵明、義熙之志，所作亦頗有超然拔俗之趣。各舉一首以見例：

朔雲陰雪晚重重，日入寒蕪塞草空。沂水東回無去翼，天山南斷有哀鴻。三年遠別交情外，一夜相思客夢中。明日關河對雙淚，祇將幽憤寄秋風。（麻革：寄元裕之。）

微風漠漠水增波，禊事重修繼永和。脆管當筵清似語，扁舟爭岸疾如梭。一時人物成高會，千里雲山入浩歌。日暮芝蘭無處覓，野花汀草占春多。（張宇：上巳日遊平湖）

天風吹瓊瑤，白冒首陽頂。欲和采薇歌，千山凍雲冷。（陳廣：首陽晴雪）
中條山色照黃河，競渡行人晚更多。城上危樓倚霄漢，凭欄有客正悲歌。（陳庚：蒲津晚渡）

幾見秋風幾見春，一愁未已一愁新。閑中點檢平生事，唯有清貧不負人。（房暉：白遺二首錄一）
姑射仙人冰雪膚，昔今伴我向西湖。別來幾度春風換，標格而今似舊無。（段克己：憶梅）

玉骨那愁瘴霧傷，好將經卷伴南荒。坡仙鼻孔清如水，老覺朝雲道氣長。（段成己：嗅梅）
隔窗渾似李夫人，江月多情爲返魂。宛是依依舊顏色，向人憔悴立黃昏。（曹之謙：梅影）

肆 結 論

綜上所述，金本變魯之裔，初未有文字，太祖完顏旻（西元一一一五—一二二四）既興，得遺舊人如韓昉、王樞、魏道明、張通古、左企弓、虞仲文等用之，使介往復其言已文。太宗晟（西元一二三三—一二三四）繼統，乃祀孔科舉，宋士若宇文虛中、高士談、蔡松年、吳激、馬定國、施宜生、姚孝錫、朱自牧、邊元鼎、王寂等多爲羅致；熙宗亶（一一三五—一二四八）禮敬儒臣，初善文治；海陵王亮（一一四九—一二六〇）附庸風雅，自矜功伐；世宗雍（一一六一—一一八九）、章宗璟（一一九〇—一二〇八）之世，國家閒暇，歌頌昇華；蔡珪傳其父松年之學，遂用金代文章正宗；大定、明昌之間，黨懷英、王庭筠、元德明、劉迎、趙秉文、楊雲翼、王若虛、周昂等作家極一時之盛。降至末葉衛紹王永濟（一二〇九—一二二三）、宣宗珣（一二二一—一二二三）之際，則有劉從益、麻九疇、雷淵、李純甫及李汾、李獻能、李獻甫、王元粹、趙元等人材輩出，爲金詩發展之巔峯；及哀宗守緒（一二三四—一二三四）之亡也，則有元好問以宏博瞻麗之才華，足以上繼唐宋，下開元明，集一代之大成，與李俊民爲之後勁，迹其製作，雄渾挺拔，或軼南宋諸家。乃好問編金一代之詩見於中州集者凡二百四十人之夥，清撰全金詩有所增補者纔十一而已。劉祁歸潛志亦頗掇拾文獻，而所采未備。其專集之幸存者，惟王寂之拙軒集、趙秉文之滏水集、王若虛之滹南遺老集、李俊民之莊靖集與元好問之遺山集五家而已。王世貞藝苑卮言曰：「金人詩如宇文太學虛中、蔡丞相松年、蔡太常珪、黨承旨懷英、周常山昂、趙尙書秉文、王內翰庭筠，其大旨不出蘇黃之外，要之直於宋而傷淺，質於元而少情。」王應麟詩藪曰：「大抵金諸人才具無出元好問者，第格調亦不能高。趙秉文、楊雲翼，號金巨擘，製作殊寡入轂。」明人詩尚漢魏盛唐，晚唐兩宋皆少稱許，況異族之閏統，其受小視宜矣。然而風騷各主，代有才人，何可貴古賤今，而等之自鄧乎，或曰：「金詩有宋詩之新而無其鄙俚，有元詩之麗而無其纖巧。」蓋其能以豪邁之氣，金鼓之音，真情實意出之，尚不失其正云爾。